

涅槃無名論第四

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因為信了就有精神的安慰，這即是有所得。一般佛教徒例如拿錢出來皈依拜佛，大部分是祈求佛祖與諸天護法的保佑，為求願故風雨無阻。而真言宗一進入就說無所得，把以前有所求，有所做的事情全都放捨，變成無所得時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你若有所得就有所礙，有所損，這是相對的。無所得就無所損，因為道乃無為，你既然要悟道，就要悟到無為，證道就是要證無為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皆是有所得，是會阻礙你的道行。進入無所得的精神後，變成無我之時，我們的潛力一般若力就會發揮到無限的大。一般人的潛力發揮不到百分之二十，而他能發揮潛力的時機是因為在急中珍惜他的寶貝，故才能發揮潛力出來。反過來，無所得的人所發的潛力就無窮了。譬如一個人平時搬不動電冰箱，但火災來臨時認為冰箱是寶貝，他一個人就能把冰箱搬動，因為他的自私，有所得才發出了隱力，其有所得所發出來的隱力都能這麼大了，那麼進入無所得再發出的隱力更是無限，要是認識了這個道理，學道才能更有進步。

一般的佛教徒從開始先學被縛，藉法律來縛，來恐嚇，讓他的精神不敢違越，看到佛祖就當作神，不可侵犯；在這期間一直學，學到覺得佛祖就是我了，那佛祖變成了我相，我要像佛祖般的工作，在此時，顯教認為差不多到達了目的。但到了這階段卻有個大危險期，因為在進入到我就是佛的時候，就要把佛祖的像毀掉。其實土塑的佛是佛祖，木頭刻的也是佛祖，因為現象即實在，只要你去肯定，諸法都是佛性，一切眾生皆具足佛性，眾生皆有如來德相。只要發心將一切肯定，肯定之後證入同體大悲，那時所發的隱力才會更大。而佛教徒在開始時一直學一直綁，之後再一直解，自己學自己綁再自己解，經累世的綁和解，自由了就能遠走高飛。就像禪以無門為門；例如學了一套拳法，力量足夠了，一出拳就把牆撞倒，直接進去，這就是以無門為門。淨土是用走路的，若一直走也可以到目的，這是以有門為門。

真言宗也是有門，有方法的門，不是在什麼地方都能進去的門，是以

學習儀軌的方法，學到能飛能衝，到了那時也成了無門。比方說：南天鐵塔就是無門，平時那扇門緊鎖著，不能進入，所以你要衝入城牆而進去。真言宗用飛的，故叫做橫超，禪宗叫做直入。龍樹菩薩用七粒芥子把門打開，七粒芥子即是七覺支，南天鐵塔就是心，好比心的塔扉，心若不開，裡面的佛性就看不到；佛祖在裡面，金剛薩埵也在裡面，那裡面是秘密藏，故須用七覺支打開塔門，我們進去就見到了金剛薩埵。我們打開了塔門，金剛薩埵就把秘藏拿了出來，這時還要有一段的時間去學習秘藏，因我們現在才剛打開而已。建設的藍圖全部都在秘藏裡面，裡面有各項的方法，要怎樣蓋房子，要怎樣熔鐵，要怎樣裝配水電等；就像建築，要把柱子立得牢固，運用升至最高的吊車，將下面的材料吊上去，由上面裝潢下來，一直組合下來，裝潢是從上面到下面，裝好了那吊車才卸下來，不是一層一層裝上去的，未來建築更不一樣，更快。真言宗是用什麼法呢？若從下面修上去的名「東因」入，是從東方發心，往南邊修，修到西方，然後到北方，再從中央進入。然我們現在卻是「中央」入，直接由我肯定，幫你們灌頂之後教你們，你們就照做。什麼是中央呢？直接證佛位，直接證到佛位，如有要做的工作未做完還要繼續做。你若由東因修，此生修不成，後世再來修。中央與東因是先成佛與後成佛的差別。

成佛與未成佛要如何證明？要看你能否肯定自己，肯定就成佛，否則你就必須從凡夫去改造。如一塊金子，外面被髒物附著，但裡面本來就是金子，即使不清除髒物它仍是金子，假若你能從中央直接肯定，外面雖污穢也沒有關係，因為裡面是純金，要賣或作什麼都可以，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定是金子，所以不用再去處理，只要直接肯定，這樣就很快成佛了。若是東因入就是要慢慢刮、慢慢的剝，磨到了光亮時才認為它是真金，才拿去賣，才發生效用。一樣是金，但二者看法不同，這是快與慢，東因與中央的不同。我們有很多的寶藏，對內是自己要溫習，要修，去做課，去陶冶性情，去悟出道理。對外則是化他，工作；自度、化他如車雙輪之運轉，故曰福慧雙修，直接作佛。所以即身成佛和慢慢修才能成佛這兩種學問差得太遠了。一般顯教說眾生皆有如來德性，可是未顯，你若要展現那些德性就得慢慢地去練，

練到有成就，這就是漸。禪宗的六祖是直接肯定的，故為頓。但頓是從漸修來的，如你過去遇到老師，遇到善知識，聽到那些道理，然後慢慢地進入，這就是漸。現在突然悟到了，「喔！原來如此。」這就叫頓。頓是明白時而說的，但頓之前也是漸，故不能不用漸。我們學佛的人，是因為過去有先天的因緣，你若沒有先天的因緣現在就不會皈依，叫你信佛你卻說去自殺好了不用信佛。這種事曾聽得很多，有人當兵退伍，叫他去出家吧！他說：「出家？寧願自殺。」他不知道出家是什麼意思。因為過去以來出家人一直過著另外的生活儀式，一般人認為佛教是出家人的專利品，在家人只是膚淺的信仰，去拜拜佛祖而已；若以愚民政策來幫助政治是有效的，但對信仰的人沒有一點益處，他們只是去拜佛祖祈求保佑，以信的功德來安慰自己。

有位前輩，台南安平人，年輕時學佛，人很好，常在我們這裡出入，他養蜜蜂，買了幾十袋的糖放在我們寺裏面，週圍有很多龍眼樹，他在顧蜜蜂時，會泡糖水給經常三五成群來的和尚喝，並講佛理如般若心經、金剛經給他們聽，我師公就說：「洪先生！別說了。」「說佛經有什麼不好？」師公：「你不知道，若這些人聽了佛理，不求甚解，就不好教，不工作，就天天坐禪了。」因為我愛辯論，又常問師父問題，導致師父無法接受。我問最初有多少人類？意思是說最早被創造的人類有多少個？有輪迴性否？第一個是男生還是女生？若只有一個男生會不會變成兩個人？若古代的人一個會迸出兩人，為何現在的人不會變作兩人？因為宇宙是無終無始的，時間是無頭無尾的，故古代即現在，現在即古代。時間的觀念只是凡夫之見。我們若是猴子演變的，那為何現在的猴子不會變成人？猴子與人交配就不能成為人，因為基因不合，如同龍眼與芒果不能接稼一樣。若萬物是被創造的，那麼是誰在創造？基督教說是上帝。若是，我就要去信基督教，不信佛教了。但信佛教是有什麼樣的特色你都不知道，那你叫人如何去信？問來問去，結果他認為我不好教，就像我師公說的：那些經不能聽，才好管教。但若只是天天在努力的工作賺錢，就能讓神明更富有，神明能富有是沒錯，富有便能裝飾得更莊嚴，但修行人也得要吃得好些，穿得好些，住得舒服些，不用等到下雨時才拿個碗在接雨。可是佛理也須讓他們懂呀，大家懂了才不會為非作

歹，才不會變成愚民政策。若教出的弟子，只能讓人說佛教是迷信，那豈不更糟糕，而且佛教的道理本來就是要破迷信的。信佛教的人有的理解力較好，有的理解力較差，故解說經中大意時就多為離題背旨了，或有欣賞性的，或有教人行善的；例如阿彌陀國有多好多好，阿彌陀佛有多麼慈悲，祂會帶你去；若為了祂會帶你去，乾脆拜上帝就好了，上帝也會帶你去，他們都是慈悲的嘛！唸阿彌陀佛不知唸了多少遍？像打電報一樣，不知要打多少次才能收到？信上帝的只要唸阿門，阿門就好了，反而比較快。所以我說大家要瞭解佛教的教義和重點在那裡？

近三十年來佛教較為盛行，想要聽經的人機會越來越多，甚至能學真言密教。藏密是於二十幾年前、真言宗是於十四年前才傳進來台灣，我回到台灣才開始有真言宗。當時我到處參訪宗教，連真言宗的法器都未曾見到，去到日本本山（高野山）才看到，原來在那裡都有，「我終於看到了！」所以我將法器全部買了回來，現在這裡才會有這些法器、法寶，而這些原本都是我們中國的，所以要還給中國人。現在拿回來，你們不要說這些法器是拜神的，真言宗不是求神保佑，而是拜道理的。我幫你們灌頂後，你們就應自我肯定，不是像一貫道那樣，點道之後就能成佛了，若要有成就仍要用功去研究、去修。灌頂之後就像中央大日，中央是即身成佛的一種看法，不過若從東因也行，但若從東因入的話，做事會比較不得力，思想比較軟弱，若從中央入力量則比較強。真言宗用的法器與咒語都有其意義，真言宗的觀想方法與法本組織包含了十宗的精華，若修這個法不成功修那個法也會成功，有高高低低不同的法，各種成功的方法與寶藏都在裡面。真言所有的圖像都是隱喻的，象徵的，這些象徵都須要明瞭喔！若不明瞭就變成了迷信。顯教中最高理論是空理，真言宗也要從空理進入，若不從空理入，就沒智慧去破幻、破性等諸法。一切諸法的本體是什麼？現象是什麼？實相是什麼？現象是怎麼變成的？本體是什麼變的？顯教的最高理論是空。般若經、金剛經講的都是空慧，空性的智慧，空性的智慧怎麼看？用言說能看的到嗎？肇論就是專門在論這些道理。

以上對於般若無知、法住法位、法無去來等已經說了很多，但這些都屬於言論，你們是否看到了本體呢？開始時就說本體無名，但偏偏以有名去看無名，大家卻都被有名縛住，所以現在再用有名來駁無名，自己說自己再反駁，讓大家來評論。涅槃無名論一開始就說出結論，例如涅槃體這個成佛的本性是什麼形體？那是無形又無名的。涅槃明明有了名為何仍說是無名？有增減，有思想，有判斷的意識，明明是有，怎麼說是無？這都是以有名來說的。顯教是以凡夫的有進入到空，再由空出妙有，如此叫故真空妙有。

『有名曰：夫名號不虛生。稱謂不自起。』

「有名」是指名家。此以有名、有相來理論，名號既是涅槃，既有名號就應有物，真言宗亦如是說。顯教則說聲是無相，真言宗說聲即是相。顯教說聲是無相；「碰」的一聲，臉盆掉下來，聲從這裡經過，聲無相，過去就沒有了。我們認為這是現象從耳根經過，故說聲無相，只是「碰」一聲，過去就無聲了，聲音明明虛幻，你怎麼唱反調呢？然有聲必有物，要有臉盆才有那個聲，臉盆的信號就是那個聲。有聲故有物，有物就有聲。臉盆掉下的聲和木材掉下的聲是不一樣的，你不能說臉盆掉下來你以為是木材的聲，木材的聲你卻說是臉盆的聲，木材歸木材，臉盆歸臉盆，諸法旨屬實相，故聲亦是實在的，那個聲通報是那個物，因為這樣，故以臉盆而言，臉盆就會說話了，「我是臉盆，在這裡打滾。」「喔！我知道了。」那聲是在跟我們通報呢！而顯教說聲音只是從這裡過去，是無常的，故不要理它，這只是無常相。但臉盆卻會告訴我們：「我在地上。」它通知你，你才能聽到，聽到了就得撿起來，如此才能去辨別，去處理。若聲是物，物便有形體，形體的象徵是文字，故那個東西的當體即是文字。寫在紙上的字即是形體放在了紙上，所以物的當體就是文字。故聲就是實相，聲文字義。這裡是說，聲已有了名，故一定有物，故「稱謂不自起」。

『經稱有餘涅槃。無餘涅槃者。蓋是返本之真名。神道之妙稱者也。請試陳之。有餘者。謂如來大覺始興。法身初建。』

經中說涅槃有好幾種，若有好幾種名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東西，怎麼說？有餘和無餘總稱為涅槃，涅槃的意思便從凡夫的境界成為了真名，成為了神道，成為了我們的本性，變作了實性的簡稱與妙稱，但這只是很神妙的比喻。有餘是如來初悟到真理，剛開始證果，此果名法身。先是未悟，現在是初悟，還有很多的表垢尚未洗清，這樣就叫法身初建。

『漂八解之清流。憩七覺之茂林。積萬善於曠劫。蕩無始之遺塵。

三明鏡於內。神光照於外。結僧那於始心。終大悲以赴難。

仰攀玄根。俯提弱喪。超邁三域。獨蹈大方。』

當你已證入佛果，你即解脫，煩惱都沒了。不知已經做了幾世的人事與佛事，到了現在。無始劫以來的塵埃與煩惱都蕩遣無遺了，那時初入大覺，初建法身，這種境界就是內心已經「三明鏡於內，神光照於外。」三明是三明六通的三明，是你的內心已證到過去宿命明，未來天眼明，現在漏盡通，煩惱已盡。你對身邊的現象完全清楚明白，你的精神可以對外開放去救度眾生。吾已證請你們也證，吾已覺請你們也覺，吾已修請你們也修，種種方便，自證化他。神光照於外就是化他，如來一定要自證化他，所以此處說的有餘指的就要自證與化他。他說涅槃無體，而你卻說有名，然而事實上並沒有涅槃這個東西，又說涅槃覈體。故說：這是虛生的，假名有餘、無餘、有相等。

從般若發心，無始劫的宏願道證悟之後發大慈悲心，破萬難而不辭的去工作，去度眾生，故說佛自證化他就是「結僧那於始心。終大悲以赴難。仰攀玄根，俯提弱喪。」此指因地時求佛性證道。「弱喪」就是在幼時家庭遭到迫害，父母早喪，出去流浪。佛就去俯提他，此即是去救渡眾生的意思。做了這些好事，就可超邁三界，三界獨步，沒有人跟得上他，故曰：「超邁三域，獨蹈大方。」指要去工作。所以證了果的聖人，凡夫是不能明瞭的；聖人與瘋子只是一層薄膜之隔，聖人有時看起來是瘋子，在修養和程度上看來都很像瘋子，傻傻的，沒有證明的執照，也沒有記號。但把瘋子認為是聖人就不行了，瘋子和聖人是有分別的，聖人是聖人，瘋子是瘋子，聖人是無所執著，出入自由，一切都不會障礙到他的，他做事時無心的去做，看到了就做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，這不是用控制的、用命令的，聖人是超邁三域的。故以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修行人，思惟他所做的事都覺得很奇怪，不應該那樣的，那樣怎麼行得通呢？但他就是這樣，要不然他有何特別之處呢？他若不是那樣也不行，若全部的人都是一樣聖人就無效用了，因為相同故。

所以菩薩落荒草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佛是處在雞群中而鶴立的，是草叢裡的一支獨秀，是不一樣的，一般人看他瘋瘋的，憨憨的，說話有時不很正經的。問他：「佛祖是甚麼？」他說：「是狗屎乾。」佛祖是最偉大的，卻說佛是狗屎乾？問：「歷代祖師是什麼？」答：「那些都是瘋子。」隨便亂說，因為我們對那個機鋒聽不懂，但他說的話並不一定是對我們說的，而且一定有旁人。有人正在質問時，因為他根機夠，他是在對他說。我們是第三者不會聽不懂就懷疑。假如只有你一個人去問那位祖師——那個真正開悟的人，他一定知道你心理，學到了何等的程度，再由師父對你說，你就不會忘記了。他對你說「殺佛滅祖」，這完全是在破你的執著才這樣說的，若是對初信仰的人，他就不會這樣說了。

有一天從台北來了一個人，他可能是當官退休下來的，書也可能讀很多，修過禪也修過仙，不知還有修過什麼，他說他有神通，從台北被人帶到這裡來問法。

他問：「你們這裡學些什麼神通？」

我說：「我這沒有一法。」

等了一會又問：「我聽人說有啊！整個台灣都知道！」

我說：「我就不知道，你在哪裡聽人說的？那是亂吹牛的，我這裡什麼法都沒有。」

他問：「你現在是不是在傳法？」

我說：「對啊！」

又問：「你在傳什麼法？」

我說：「我在傳密法。」

問：「你說沒有法，那密法就是無法的法？」他又說些鍊丹會鍊得如何如何。

我說「那些我不會，我們有什麼就吃什麼。」

又說了一些廢話。後來他又說：「師父！我們既已專程來了，還是得請問您，您很出名，到處都認識您，知道您的大名。」

我說：「我的名字是假的，是別人隨便去宣傳的，就像你，你過去也不認識

我，是今天遇到了才認識的。」

又問：「那修行要怎樣修？」

我問：「你學到了什麼？」

他說他學到什麼學到什麼……。

我說：「就統統都修了啊！」

他問：「但不知為何不能突破，不能成道。」

我問他：「你認為道是什麼？你要成什麼道？我這裡並沒有『道』啊！」

他說：「不然怎麼會說成佛證菩提？」

我說：「不用說那些了，那些說得太多，我也不會。」

一直說到了最後還是要請我指導一下。

我告訴他：「只要把你的自私衝破就好了。」

只是這一句話，他就跟我頂禮又感謝，之後他不再問就回去了。本來是不頂禮的，但只因為這一句話便讓他很感謝，頂禮後才回去，這樣就能使他開悟了。從頭到尾他不知道研究了多久，但現在只要把自私衝破就好了，就成道了，很乾脆的。現在在講的這些都是一些糟粕，若不用這類說故事的方法來開導的話，就只能照著經裡所寫的理去想。照著去想，有時想出來的是對的，有時就不對了。

『啟八正之平路。坦眾庶之夷途。騁六通之神驥的人，乘五衍之安車。至能出生入死，與物推移。道無不洽。德無不施。窮化母之始物。極玄樞之妙用。廓虛宇於無疆。耀薩雲於幽燭。將絕朕於九止，永淪太虛。而有餘緣不盡，餘迹不泯。』

這是指要宣傳八正道。八正道就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佛陀以這些來開導眾生，救度不懂的人。要怎樣開導呢？那個人如果在讀一年級，你就教他一年級的課，並讓他接近二年級程度的內容；那個人如果是初中，你就教他到將近高中程度的內容；若是高中快畢業的，那就教他大學程度的內容。不能把高中的程度教到國小去，大學的教到國中去，若這樣這個師父就成了「飯桶師父」。你們都是阿閼梨，開導別人要同光 and 俗。諸法都是真理，不要只說些道理，要化真理於現象才能救人，才能挽回迷失的人。不是專門說些經典，都是只有「佛說……，般若波羅蜜多說……，是法、無為法 …… 等等。」說了那麼多我也聽不懂。應該在現象上，以他的工作、去看他缺些什麼，以他最內行的工作，用真理融化進去。他是做烹飪的，你就把真理融入到烹飪中，讓真理變成味素，化成糖，化成醋，甚至化成工具，從他的日常生活中，以他所能體悟的地方去融入，並提醒他。他鹽放得太少，大家吃了嫌太淡，我們就告訴他鹽放得太少，要放多一點，提醒他一下。我們對他說我們知道的事，至於我們不懂的就別說了。

「騁六通之神驥的人，乘五衍之安車。」這是說要用我們的方便度濟身邊的人，將我們參透的道理去改善他。我們要有耐心並要發心，不然是沒有辦法的。一般認為的六通：「嗯，我坐著，只要眼睛一看就有什麼什麼。」若是這樣，依我看你是看到魔鬼。「我在這裡坐，為什麼有時會聽到有人在跟我說話？」我看這人神經也有問題，要看醫生。凡所有相皆虛妄，六通亦是虛妄。例如你要得到天眼通，就要先認清諸法清淨、諸法無垢。你要得到

慧眼，你就要能看到東西的好壞，分別東西的好壞。肉眼是我們現在的所看諸法。若法眼，你就看到諸法都是平等的、清淨的。某人因為執著某個東西，所以他便認為那個不好。我們就要告訴他，諸法清淨。但要如何和他說呢？要告訴他這個東西不是真的。

例如我們以食物會有化學作用來說；我們生來就有本能的保護功能，聞到臭掉的東西，我們的機能就不會去吃，不吃就不會妨害到身體，這就是保護功能；然而以事實來看，那食物只是化學作用而已。好的東西放在桌上很想吃，食物到了肚子，消化以後變成廢物變成糞便，看起來是骯髒的東西放在肚子裡，你卻整晚抱著睡覺，到底什麼是骯髒或不骯髒？你若用顯微鏡看看體內，不知有多少蟲？大家卻都不會怕。你看某個人長得這麼美，但若把臉皮剝掉，然後和她睡，你就會被嚇死。那麼為何要說美或不美？人看來是那麼的莊嚴，是誰創造的？這就是用佛性去改善成為平等之清淨性，清淨性即是由佛性發生的。明明都是因緣所生法，只是外表的不同，但佛性都是一樣的，諸法都是平等的。因為有了好壞的分別，東西臭了還吃？這樣身體會弄壞的，你有這樣的判斷力就是有慧眼了。所以六通都是在內心的，其中五通易發，但漏盡通不易發，所以煩惱也就不易消，而我們是有智慧的人，為什麼煩惱仍會存在呢？為何五通都能應用了，惟獨漏盡通無法應用？有，有辦法，就是打破自私，漏盡通就會生出來。因為有自私才有煩惱，就是有自私才有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妒忌，若打破自私，這些煩惱就沒有了，就漏盡了，這是很簡單的。但自私打得破嗎？這是個問題。因為世間的人，如阿育王他已做了君王，能打倒別人，但卻打不倒自己，他若要打倒自己，除非是自己踩了香蕉皮，他能領導別人卻不能領導自己。我們也一樣，我們能夠說法給別人聽，能說別人的好，能批判別人，能領導別人，但無法領導自己，唯有把自私打破才有辦法，若不能打破自私，大家就都是貢高的，這是大家要自我檢討的。所以要應付眾生，就要去應用智慧。「至能出生入死，與物推移。」是指處事應物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即要靠智慧。

「道無不洽。德無不施。窮化母之始物。極玄樞之妙用。」德無不施，就像法雨普潤眾生，無不充裕，平等平等，像水平等。能夠知道化母，「化母」就是造化的源頭。就像在果園裡，為什麼楊桃是酸的，龍眼是甜的？去窮化母之源頭。若我問師父問題，豈不要讓我問倒？他說：「那是自然的啦！因緣所生法啦！」「那麼因緣所生法是誰生的？」真是煩惱！你看這個人像眾生，你就說這個人是眾生。而你喜歡那個人，你就說他是佛。有的人到了阿彌陀佛國，有的人到了天國，有的人去了地獄。去地獄是誰批准的？地獄是誰設的？誰蓋的？我說那些都是假的，沒有那些地方，也沒有誰去開拓。那些銀紙是哪裡印的？印的人是誰？那裡如何請油漆工和砌牆壁的工人？過去的桌子、衣服都是商朝時代的，現在已是民國時代了，要如何統一規格？基督教的說法又不一樣，這些是誰創的.....？問到了這裡就沒辦法回答了，我還是不要再問下去，但這樣是對的嗎！為什麼人會變成眾生，還說一切皆平等？甚至會成佛？還會出生到那，出生到這？為什麼上帝不把我造成完整的佛身？不將蛇造成人而造成蛇？上帝你這麼的無聊嗎？這些問題不論問誰都會被問倒，既使修到什麼程度也沒辦法回答，上帝也沒辦法回答。所以各宗派都是到處叫人信自己的宗教，我們也只是信我們這邊的，這到底是被誰騙了？佛陀要我們「窮化母之始物，極玄樞之妙用。」看清始物是從那裡出來，你若知道你就得道了。不是只看到外面，外面只是權方便，內證就是要看到這個。這個要如何看到？要到玄樞真微妙處才能去體悟到，若在不明瞭處去推測有錯誤的。

若進入到了那個地方就是：「廓虛宇於無疆。耀薩雲於幽燭。」心如薩雲幽燭，心和法界之量相同，入於無量無邊的心境。無有單位，生出薩般若——一切智智；用一切智去照見微塵剎土，用五眼去看眾生的苦難，尋聲救苦。不論在任何地方都能內證化他，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單位，坐禪就只是在坐禪；沒有單位，只是在救度眾生。你若有個單位在坐禪或在悟道，但不做救度眾生的事就變成阿羅漢。你若認為只是去做善事，心不壞就好，但這樣只能稱為善人。要把法理和化他的行為合併在一起才能成菩薩。這樣的工作達到圓滿時名佛，佛就是圓滿的覺悟者。

所以修行一定要修到「將絕朕於九止，永淪太虛。」九止是指九地，九地是一般法數在說的，先是超過了欲界五趣地，之後，二是離生喜樂地。第三是定生喜樂地。第四是離喜妙樂地處地。第五是捨念清淨地。六是空無邊處地。七是識無邊處地。八是無所有處地。第九是非想非非想處地，到那時的入定滅絕朕兆。九止九地是境界，是段數，超過了九地就能永淪太虛，此是指入於無餘涅槃。到了無餘涅槃，有的欲望，一切的心所法，貪瞋痴慢疑妒忌自私通通被打破。若是太慢修就像竹筍一層殼一層殼慢慢地剝，剝到最後竹筍就蕝〔《×丫》〕了不能吃，因為速度太慢。「打破自私」這個方法在經典無此評論是我自己想了之後所綜合的。你們大家去想看看是不是這樣？我認為這樣最快，若自私破了，不管什麼時候我都不去想財色名利的事，一切都沒有，一無所有了，生就生，死就死，原來如此！自私打破了才能更加快活，無有恐怖。無有恐怖就是超越九地，這時不是什麼都不知道，若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話，就和白痴一樣了，這是有智慧的。瘋子若和聖人相比，只隔了一層膜而已；仍有不一樣的地方。

「而有餘緣不盡，餘迹不泯。」雖然已證無餘涅槃，可是因為還有願力，還有未完成的事情，建設的工程事業還未完成，願力與目的未達到就死了，會煩惱重重。雖然已無自私，但還有煩惱，那個煩惱不知是什麼煩惱，所以死掉了不停的在團團轉，一直想：「糟了，這還沒弄好，那還沒做成！」這樣豈不變成了孤魂野鬼在那裡迴繞？若把自私打破了，即使願力未達到，事情仍沒有做完就死了，我不認為是孤魂野鬼，這仍是菩薩道，仍然會保佑在工作的人們。這種看法是依各人角度而言的，若認為：我辛苦做了一些建設，現在我死了，你繼續接著弄，也不幫我設個大牌位來拜，若是這樣，我是否會變成孤魂野鬼？這樣想就是自私。所以我們在做了許多工作之後，要把自私打破。發揮最勝的功德，這樣便能即刻證入有餘涅槃。當有餘涅槃的工作做完了，願力已盡，就入無餘涅槃。然涅槃是無體的，只是證到境界的代名詞，並非有個體，是有名無實，只是代名詞罷了。

我們在生未成佛，往生也不能成佛，若說涅槃了，就表示已證道。證道包括了有餘依涅槃，無餘依涅槃與無住涅槃，若說證了涅槃還未成佛就不對了。涅槃成佛也有高低，涅槃就是證入佛性的本體，但大家都不清楚什麼叫涅槃，這句話不好翻譯。事實上證到最高的權威就是大般涅槃，那是一種與宇宙一般大的實證。涅槃是宇宙的真如本性、是佛性、是六大體性、也是法界體性。涅槃的意思即是真如本性未起用之時，在出世後就起作用了，起用後就變成了意識與物質身體。全世界的宗教家都說我們的物質裡面附有一個靈魂。死亡在佛教不說死，也不說生，叫「出沒」，緣生緣謝。照理論說生，我們叫緣生，是因緣會合而生的，諸法會合名緣生法，緣謝則名滅，滅了就歸空性。空性在無有的當中有一股力量，就像在空中有電，我們用某些方法來轉換、來刺激就能分律出電。觸到電時，這動轉、摸索或種種的堆集就是緣，自有一些因單去相應，相應時就會發生效力，發生結果。如電分律再接合就會「咄」的一聲，這樣也就是產生了諸法，我們大部分都把色法和心法合在一起來說，應該是有一個色法和一個心法，外面一切的色法也是心去估計的，若沒有心去估計，則黑紅青白、形體的方圓等就不能知道了；有雖是有，可是無法估計了，估計是誰去認定的？黑紅青白是誰講的？是人肯定的，是我們共同講的；那個是三角形，那個是紅的、白的，這都是由我們共同去約束的，約束成一個信號。未成諸法以前這些都是涅槃體，然生成的諸法亦是涅槃的體所形成的。若這樣諸法是不是涅槃體呢？還沒成道、沒有開悟的人看不到。但等到緣謝了之後，他的精神和物質——亦即六大，是否仍能再歸入「原理」——即涅槃體。依理來看，人一期的緣謝，完全是像冰溶成水，完全是歸入涅槃體的，那麼死時可否說成涅槃了呢？依理是可以說的，但依事是不能說的，因為某甲或某乙，他們對涅槃的體未能認識，他雖從那個體出來，但他並不認識那個體，那個體是什麼？那個體是空。

現在我們透過想像涅槃體是空，這種推測叫做析空觀，當我們真正證到時則叫做體空觀，證到體空觀的人，一期的出生到緣謝，他的精神就入到空性裡去了，這個人就成佛，這樣才可說他是涅槃了，否則就不能說他涅槃了。若說某某和尚涅槃了，某人往生了，而事實上那個人是往生極樂國土或

往生地獄還無人知曉。而在人未死時沒人會說他了不起，沒死就沒有成就。人死時輓聯寫的都是往生西方，花開見佛悟無生寫的都是好話，沒有不好的，沒有一個被罵成：「你這個地獄種。」死了之後大家都是寫好的話，都稱讚他往生極樂，但他並不見得往生極樂。但這樣有效嗎？我想有效。為什麼？因為怨生不怨死。死後對他說：「你趕快出世去找個好地方，入到無煩惱的地方。」大家都為他祈禱，為他這樣唸：「你要趕快去出世！」焚香祭拜，為他說好話讀悼詞，請和尚唸經感化他。眾人感化時即是加持力，例如寫一張悼聯，當在寫「花開見佛」時，那個精神就已經肯定進去，那張被肯定的悼聯就成了符，符就是命令，若眾人都命令他去作佛，這時候，閻羅天子要拉他也拉不動。「這麼多人都叫我去西方，去作佛，只有你叫我去地獄，那怎麼行？」拉他去地獄的人少，要送他去西方的人多。所以眾人叫他去西方，不能去地獄，沒有一個悼聯是叫他去地獄的，這樣他就一定會往生。不過，這個人若要往生，能否被人加持，在於這個人是否在生前達到某一個程度，例如他在世時慷慨，交遊廣闊，他死後，人家才會做很多輓聯與悼詞，否則是沒人會送葬悼喪的。甚至還會詛咒他，若是這樣就慘了，所以這也是做人最起碼的本份呀！我們現在不與人合群，凡事與人唱反調，讓人詛咒，等一期生滅結束時，沒人替他說好話，這樣就糟糕了，這樣就真的會墮入地獄，這也是處世的祕訣喔！

若活著的時候已是涅槃體，死後自然也是涅槃體。涅槃到底是有還是無？有那個體否？若沒有，那麼人如何能入涅槃？這是討論佛經時最難領悟的點。佛經裡有有餘依涅槃與無餘依涅槃，還有一個無住涅槃等三種涅槃。而這三個涅槃的形體到底是什麼樣？其實不但是形體看不到，而那裡面的質量是什麼也不知道。方才說，那個人「涅槃」了，但他並不是成佛，而是見仁見智，懂得高級教理的人會說那就是涅槃了。當然未死時也是涅槃；成佛的人當體雖然活著，也是證入涅槃。但那個證涅槃的人仍在活動著，即是證入無住涅槃。羅漢灰身滅智是證入無餘依涅槃。羅漢已開悟，他有發大願發大心，因為他化度的因緣未盡，這叫有餘依涅槃。有餘依就是煩惱未盡，因為他要化度眾生必須去想種種辦法，所謂「對境心所起」，一旦證得佛果時

他要發菩提心度眾生，那就是對境心所起。但他沒有執著要救眾生的念頭，因為菩提生性本來如此。

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解脫門又叫做三德智藏，有此種體悟的人，他是體悟到空，才能證入涅槃。無相就是他做事時不邀功勞，不要代價，沒有形相的諸法存在，這即是無相。無願不是我證入就會得到什麼果，得到個三千功八百行，不是這樣的，而是本來就要做的，比三千功八百行做得更多就不行了嗎？四千功五千功一千行就不行嗎？為何一定要三千功八百行？三千功八百行只能到玉皇上帝那裡；我看到戲中的玉皇上帝像是憨憨的，被人一騙就會被騙走。現在的總統就比較能幹了，皇帝就是傻傻了，隨便被人利用。佛教不是這樣，你若證到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解脫門，就能進入到無餘涅槃體的無住中去活動，這是無住的。那麼有餘、無餘和無住，這三種涅槃到底有何分別呢？

『業報猶魂，聖智尚存，此有餘涅槃也。』

『經云，陶冶塵滓，如鍊真金，萬累都盡，而靈覺獨存。』

〔無詮釋〕

『無餘者，謂至人教緣都訖，靈照永滅，

廓爾無朕，故曰無餘。』

無餘涅槃是聖人教化眾生時要機教相扣，因緣才能和合成熟。教化眾生也要因緣，你的發心為因，對象為緣，因緣和合才能圓滿無願之願，無願之願是無所得的，因為不想得才能得到大的果。心經說：以無所得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所得就會變成我們，我們就是有所得，聖人則是無所得。所以無餘的人就是指那個高人，他的教化因緣已盡，發願要做的工作已經做完，願已滿了，不用再做了要退休，退休後，他對境心所起的靈照已

滅。靈照就是：「這個人要度，那個人不用度。」或用某種機教來度等等，這種應機逗教的智慧叫做靈照。若靈照沒有了，就不再起作用，就是「廓爾無朕」，也就是無有朕兆，無有消息，一切的活動都停止。內心的活動均停止，不去想，他的工作已完成，煩惱已無，沒有剩餘的願，沒有剩餘的煩惱，已經清淨了，要度的眾生全已度盡，一切要做的事情都已做完一切無餘。他的精神、心靈中的空性已到達了那個境界，這就是無餘涅槃。我們一般所認識的佛，證到大果的，都是要現身來三界受苦、發心、修行、證果、入涅槃、開方便的，一定都是這樣的。若他的機教盡了，他所發揮的智慧光彩就會收回來，靈照就無了、絕跡了，他無心再想他所做的事。譬如鳥飛過虛空去覓食，然後牠再照原路飛回到牠的巢，這樣就叫應跡未絕。雖然虛空無痕又無標誌，可是這隻鳥飛過去，又知道飛回牠的巢穴，這就表示牠應跡未絕。現在的無餘涅槃是聖人圓滿了他的願，已應跡無痕，他的這些記憶都無了，連要回到原處也不知道要回來。他五蘊轉化成了五智，以五智去度眾生，眾生度盡，他把靈光收斂，像鳥飛過不留下念頭要再從那裡回來一樣，這樣即是「應跡俱絕」，又名「廓爾無朕」，無朕兆。又像燒過的柴成了灰，沒有一點剩餘，這樣即名無餘。無餘涅槃即是進入了法身體，本體的法身佛，即這一期的輪迴到這裡終止的意思。我們出世做人不知有多少次，五蘊中的潛意識一直輾轉至今，如今洗盡，返回本體。一切的煩惱在一念之間清除，就像千年暗處一燈能破。開悟時就如把燈點亮，照遍無餘，不被任何所障，光如大圓鏡智。若是燈小，只能照及某處，其餘角落則暗，所以五蘊雖已變成了五智，但未能度盡眾生，若還有這種心理、心所，這就是有餘。這裡說的無餘是證入了法界本性。

顯教說證入法界的體性就成法身佛了，進入法身佛後，你是否還要出世？這裡的一期是指從無始劫至現在，在進入無餘涅槃時，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，這個輪迴的單位到此，進入了法界體性，此即名大日，胎藏大日。大日再隨類入五道眾生，再出世，或生出諸法，如植物、動物、礦物，一切所發生出來的，都是法界體性的內容。精神系統的就能發用精神作用。物質的如植物，則沒有精神系統，樹只有循環神經，它沒有精神作用故無痛癢。石

頭更沒有，它也是活著的，也有生死。這些都是宇宙的體性所發生出的一切現象。法身週流五道，名眾生。故此眾生就是法身如來的等流身，他們輪迴與否是以個個單位而定的。我們從無始劫來到現在的這個單位以致消滅以後再由大日重新發出，我們若把這個單位套上別處出世，那個單位就是潛意識，又叫做靈魂或五蘊，它能夠黏此黏彼，隨緣出世。若依理來看，幻海的芸芸眾生，在這裡出世，在那裡出世，以佛的立場來看則無生死，無輪迴，當體如是。例如手指受傷有了瘀血，這隻手指就是指的一個單位；我們敷藥後，瘀血就會溶化，並週流全身，當這滴血流到手指，是這滴血又輪迴到了手指嗎？不是的，而是週流五道，故此以理來看是無有輪迴的。但若以單位來看就好像有了輪迴，以單位看有了輪迴就是凡夫見。以大體的一、諸多的一來看無有輪迴，即是佛見。佛以大單位來看，大單位是無限個單位的一，所以佛的單位便無有方所，無有黑紅青白，無有方圓，無有特定的功能，無有形體，無有音聲，什麼都沒有，無有分別，而於無分別中分別諸法，這便是無分別的分別，這個無分別而分別的權力與功能，就是妙觀察智。此智不是凡夫生出的，而是如來本有的五智之一，五智是不是五個智？不是，五智是一智，法界體性智，法界體性智是一，但為什麼分成為五？其實不是分成五，而是分成了無限的多，故不只是五智。五智是一智，五智之各一智又各有五智，各智的五智又各有無際的智，五智之各智含有無限的智，就像一粒芥子或砂，裡面微細的原子卻有無限。所以宇宙是多元的一，不是整個僵化的一，像是很多種子放在瓶中的一，不是一個僵化的一，把它打破後變一變二變三，不是，是無限多的一，「心王心數過剎塵」，無限多，這無限的多要在這一期成為空性，以無相、無願入到願力後並完全做盡，無一點餘留，方到無餘涅槃。

『何則？夫大患莫若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
勞勤莫先於有智。故絕智以淪虛。』

指進入無餘涅槃的人，在坐禪的時候，他心裡的諸法 — 心所法已經俱寂，像白痴一樣被執著住了，執著有此身，所以他怕有此身體。老子說：「吾之大患，唯吾有身。」若沒有此身則何患之有？沒有此身哪有煩惱？最煩惱的事就是有這個身，這是虛無自然的一種。老莊的學問到了空，還要空無所空，所空亦無，無亦應無，全歸於無。因為他在無餘涅槃時仍有物質的阻礙，如肚子餓，要新陳代謝，眼睛可以不看，但鼻子卻要呼吸。此身若不滅就會被害慘。因為被此身此形所妨害，所以要形滅而涅槃；這是小乘者。他們不願發心，所以滅了精神還要滅身，因為精神會受到物質的影響而痛苦或感覺好壞，精神能看東看西，故要滅掉諸法，也要滅掉身體，甚至要粉碎虛空；這是道教說的虛空粉碎，一切的化身使之粉碎，連我們的智慧識大也要俱滅。

但這個想法只是個人的立場，因為宇宙是無法滅的。故應絕聖棄智，灰身滅智，形滅智亦滅，故名「絕智以淪虛」，絕智時精神系統也無有感覺，若這樣依我來看，注入麻醉劑到精神系統中，讓這人成為白痴，他身體無有知覺，然後量他的腦波，其結果若也是無思想，就是絕智淪虛了。那麼若要無餘涅槃，就不用坐禪到十年八年那麼久，因為要成羅漢的無餘涅槃，只用注射麻醉劑便可以了。可是這個人注射後是否有知覺？他有做夢否？若有在做夢，就有腦波，他五蘊的潛在意識就沒有滅，沒有滅，就有輪迴；若量了腦波沒有在動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這樣或許就能直接入無餘涅槃，就用注射的好了。故此無餘涅槃是指小乘羅漢的灰身滅智，要將身體趕快弄死，在未死時要控制意識不起作用。佛祖說這種人不會發心，只是小乘，這樣不好；是焦芽敗種。這裡所說的無餘是指教化已盡，他所要做的工作都已做完了，方叫無餘。並且他在證到有餘涅槃時就發願，發願在證入無餘之前仍要工作，要救度眾生，度眾生自然要利用到此身。

『然則智以形倦；形以智勞，輪轉脩途，疲而弗已。

經曰：智為雜毒，形為桎梏。淵默以之而遠，患難以之而起。』

此指小乘的人他不會發心，不會發心故有煩惱。我因為有腦筋，有思想，故胡思亂想。就像六祖惠能說有思想，另一人說無思想，這是大家在對比，對比是看情形而說的，我們不能一概認為對或不對，各人有各人的解釋。故說他有「思想」，才會控制，不然你只能像一個白痴；你不是說你有覺性，你的覺性就是能控制；例如煩惱時，小乘教的人就趕快念阿彌陀來壓它，或用其它的方法來壓。但是大乘教在煩惱生起時即知，即時一「點」煩惱就沒有了；像烏龜伸出頭來，點一下就收進去了，沒有了，化為烏有了。大乘教用此覺體，故曰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」若不起念要怎樣去做好事呢？故一定要起心動念。但小乘教的人怕動念，足不出戶，此種精神就是形骸拘攣，形骸被拘攣是因為有精神，所以精神也要絕掉。故小乘的人認為智為雜毒，認為精神會生起無明、執著、三毒、三細六粗及分別執取等等，智就是無明三毒煩惱本來的源頭，故說智為雜毒，這即是心。但你若無心就不能工作，有心又變成桎梏，桎是拘腳，梏是綁手。他認為身體如刑具，精神如桎梏，所以身體被精神桎梏著，精神就無法解脫，精神要解脫，就要消滅身體。若是這樣，這個理論不是成了二元論了？身體受精神的控制，精神也被手梏，腳鐐桎梏，那麼精神和物質豈不變成了兩個？故經典說，我們不去分析，我們便認為佛教是二元論的，然而佛教不是二元論，而是多元的一元。

『所以至人灰身滅智，捐形絕慮，內無機照之勤，外息大患之本。』

「至人」是指小乘教的羅漢，他灰身滅智，身體要溶化掉，智要消滅掉，形體要捐出去，思慮也要絕。內無機照之意，是裡面什麼也沒有。外面的物質溶化了，無大患之本了，這也就是死了，精神也滅了。故曰：「羅漢在高山打瞌睡」。涅槃的本體是宇宙的自性，是法界體性，進入那裡時，他的單位雖然滅了，然依大日的立場來看那仍是在週遊五道，雖在週遊，然此生不是生，是因緣所生，緣會而生諸法，緣謝即法謝，緣來水成冰，緣謝冰成水，水本身的濕性未變，故無生死。大日體性即是六大體性，是無形無蹤的，借因緣組合而變成有形的，有形的亦將變成空性無形。因為空性無形故罪福本空，諸法亦本空。因為罪福只是你的心所，你的心所法名罪。你若沒有心，身就不會去做了，有心故則神勞形累。這是精神去支配物質，然精神和物質應是一個，行為也應只是緣於心所法。你能估計好與壞，估計的標準從哪裡來的？是社會公約而來的，社會公約認為好，你就認為好，社會說這是壞，你就說這是壞。做了壞事你會慚愧，會不安，知道做錯了，違背公約故有罪，罪即是法；心是法，心所法也是法，一切皆是法，因為法皆是因緣法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」因緣所生法，性空無所憑，罪福本空無自性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。但小乘教卻拘執在那裡，永遠洗不乾淨，所以他們害怕，故非要灰身滅智不可；認為身做的事即是罪，心想的亦是罪，身心要滅掉，罪才能滅掉，身心有如招朋引伴服毒自殺一樣。這樣能解決問題否？不能解決，因為他不知道諸法性本空，只是他的心估計故成有。小乘怕犯罪，故小乘怕有身，怕心勞役，大乘教就不同了。

『超然與群有永分，渾爾與太虛同體。』

我如太虛空無所著的空性，故我不會被阻礙，因為這樣，所以我的身體融化後與太虛空一樣，無有一點元素，也無有一點精神系統，身心都離開了，形智俱亡，這就是他的生死永滅永絕。這已是高超三界了，沒有欲界的觀念，沒有色界法的觀念，沒有無色界的觀念，無色界還有精神的起動，連那個境界也無了。過了非想非非想界，超過三界，到了滅盡定。其實並不是有一個三界的境界，那是指心的境界，是心的段數。我們每個人的心具足著三界，我們現在在欲界，聽一聽法，等一下就變到了色界，再聽一聽甚至到了無色界，再聽一聽又變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一下子就能跳好幾次，等一下想到壞事情就又墮下去。

小乘教就怕這樣，所以他便想要離開，讓此心和宇宙的道理、源頭冥合，還本還源，使世間的諸法絕跡，根源永斷，與太虛同體；使萬象成四相，四相變成兩儀，兩儀成太極，太極成無極。此種的精神即是：

『寂焉無聞。怕爾無兆。冥冥長往。莫知所之。其猶燈盡火滅。

膏明俱竭。此無餘涅槃也。經云：五陰永盡。譬如燈滅。』

寂焉無聞的時候，大地寂滅無一人。我在修禪的當中，亦有這種境界。有一次我上街，街上有很多人但我看不到半個人，吃了三餐飯，但連一粒米也沒有咬到，我曾經有過那樣的境界，那是證入空的時候。走在街上看不見一個人，那就是「奪境不奪人」，我很清楚知道有我，那些人猶如自己的睫毛，自己卻看不到，奪境不奪人，我完全存在。那時外面什麼都沒有，任何聲音也聽不到，寂然無物，完全寂靜，「怕爾無兆」，沒有朕兆的心生起。「冥冥長往」就好像在三更半夜，很暗又很遠，覺得什麼也沒有，如太虛空，不知道我在哪裡。於是就問青天，「青天啊！我是什麼人？」彼時四大未認證，借問青天我是誰？」這是道教修行的話。這就是「莫知所之」，又好像是「燈

盡火滅」。油比喻是我們的身，火比喻為精神。「膏」是燈油，明是火焰，身心都沒有了，叫無餘涅槃。因為已經完全無了，所以說涅槃亦是多餘的，說「空無」只是言論。「經云：五陰永盡，譬如燈滅」五陰的潛在意識已滅，即眼耳鼻舌身接觸到的色聲香味觸時，不會再創出識來。如油盡燈滅，蠟燭燒完了，這就是無餘涅槃的相，此相是空無的，體也是無聲音的，無法聽到的。色相亦無，毫無朕兆，這就是原理。此已泯絕見聞，精神永遠不再起用，故「冥冥長往，莫知所之。」這種情形是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才能做到，或是在死後才能做到？活著的時候有形體，所以不可能，因為要形留俱泯，故有形體就沒辦法，沒辦法要怎麼辦？這種人就入於深山洞內打坐，在洞裡打坐就行了嗎？不行，一樣不行，要形留俱滅才行。不是用香火來燒看會不會痛，若這樣就成了無記。寧可墮入地獄，不要墮入無記，這是小乘偏空的涅槃，大乘佛教家是不提倡的。大乘教是把工作做完後去休息才叫無餘涅槃，是要在無餘涅槃中去做有餘涅槃的工作；在有身有精神之下，住於涅槃中工作，這才是無住涅槃。空不是什麼都空了，是明朗的。

例如剛才說的，我很清楚的住在空，我在街上行走，但看不到半個人，大地死寂，但這是不行的，而是要在「空無」、在「寂」中工作。在工作的過程中，內心要如何安置？大乘佛教之人要如何在空的立場中為社會工作？做佛的事業？這成了從東因修或從中因修的兩種方法。我們若直接站在中央，入於佛的地步去工作，這就是屬於中央。你灌頂之後，你雖站在佛位，卻仍要在工作中修行，這叫漸漸做、漸漸修，不是一經點道就能成佛的，成佛坐在那裡就好，不是這樣，站在那個位子上是一樣要工作的。從東方做就是從開始一直修一直修，修到了中央成了佛，才要救度眾生。這種修法雖修成了，那時大地亦死寂了，也不用你去救度了。大乘佛教的人，發心就站在中心了，站在此位去工作、去修行、去救度眾生。

大我小我，然根本無我，無我則全是我。因為現象即實在，無我即實在。現象即是有我，有我是由無我所發生的，有我無我全是假話，根本只是假的，若真就應全真，真真假假！現在我們有假組合的身體，所以要呼吸，

要吃飯，這只是因緣的相續，所以要補給要代謝。一期相續未滅之前，自然要代謝，要滋養，要呼吸，要穿衣，要睡，要洗澡，要孝養。那麼這個身是我們的嗎？是呀，不然你怎麼不去滋養別人？因為大我和小我全是大我，若要說小我則一切都是小我，若要說大我則一切就都是大我。為什麼大我則都是大我呢？我們的身要吃菜、吃飯，喝水...，這些東西造成我們的身體，這都是從大我來的，但我是我，別人是別人，故大我又是小我。

小我大我要如何來融合呢？這是精神上的問題。在生活的理趣中一定有小我，小我的理趣中一定有大我的精神，要將此精神放在諸法無自性中，經覺悟之後再去肯定小我。諸法從因緣生起就有質礙，有質礙的東西如鐵，原本鐵不相溶，但若用高溫的火去熔鐵才能相溶。牆壁用石子丟不過去，但當初是以石頭、石灰、沙、磚一起攪和，相涉無礙，才造成牆壁的，牆壁是一，是大我嗎？不是，裡面的石子沙、一粒一粒都是獨立的。鐵獨立，磚亦獨立，完全不相即，不相即而相即，變成一。我們的身或樹也一樣，樹的水分流在細胞裡，你看它們融合否？無融合，水分歸水分，纖維歸纖維，即使樹乾了，水分跑光了，那樹還是在。每樣東西都是相涉而組合著。組合成的東西裡各有單位，像瓶子裡裝了幾萬粒的菜籽，瓶是一，但不是溶化後變成一團的一，是多的一。國家是一，裡面的人是多，國家裡面有省有縣有市...，故大我中有很多的一。甚至再分別歸類成經濟、政治、財務、貿易、工業方面等，就像真言分成六大一樣。士農工商就像六種內容組織成社會，國家也是由很多人與部門組織成的。公司裡面有鐵工，車床，幾何代數，每一項又有微細的組織，小一的當中也有無限多的多。

大宇宙中的一有無限的多，小的一也一樣有無限多的多，更小的一的裡面，仍有無限多的多。大的一中無限多不知有多少？一是可知的，是假定的，無限多的多則無盡無數，而無盡無數中，每一樣的物質都在成、住、壞、滅，每一個細胞的成、住、壞、滅名劫。我們的煩惱也在成住壞滅，這也是劫。宇宙也有劫，精神作用也有劫，物質的代謝是劫，一切的轉變都叫做劫。一個小小的細胞在轉變就有無限劫，何況是大的一？三千世界不只是三千大

千世界，亦不只是三大阿僧祇劫，而是無量無邊的劫。無量無邊的劫是集在哪裡？是時間嗎？不是。因為宇宙中無有時空。你若說一劫有多少年，那是你以地球的角度來看的。若以整個的大宇宙來看，不知有幾個太陽，我們這裡只有一個太陽，地球等都是由太陽這隻大母雞迸發出來的，別處有幾隻母雞還不知道。這麼多的組織裡，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個細胞，住在這區區的點上，我們卻在此指方立相，以此為原則。地球在自轉，但古時的人認為地球是平的。地球與月亮旋轉在太陽之間，才有了白天、晚上，才有了時間。從這裡去高雄、去台北，才有了方向，有了空間，有了界限。你若到了地球之外，完全就沒空間了；空間一直在散滅，時間也一直在散滅！所以宇宙無有時空。無有時空，故無有劫數，因不停的活動才有劫數，有劫數但不是有時間，時間只是集在剎那裡，無量阿僧祇劫也集在剎那裡，任何的剎那都貫穿著過去現在未來。空間也是一樣，無量無邊空間的塵也集在我們這。

譬如從這裡向西方跑，跑到最後還是跑到這裡。我們往西方跑，卻從東方跑回來。為什麼從西方去卻從東方回來？因為西方無有指定，東方亦無有指定，宇宙是圓的，如環無端，也不只是圓的，而是不方不圓，且不知有多長多厚，直徑多少也沒人知道。地球有多大，是依太陽比率量了才知道的，地球是從太陽迸出來的，太陽是一個燃燒的物體，燒完的原料迸出來變成了地球，並有磁場牽住。地心具足了五行，能吸收太陽發出的物質並再發散出來。地球的周圍也有吸力，故有氣層，因人類需要氣層中的氧氣，氣層之外是否仍有空氣？有，但無氧氣。適合我們地球的人呼吸用的空氣假名為氧氣，別處的空氣沒氧氣，故我們不能存活。但若那裡沒有空氣，火箭就不會飛，火箭能動是因為空氣中有一種動力方能推動，故虛空裡面也有空氣。大氣層內有地心引力才能動，若沒有地球的吸力就不能動。任何地方都有空氣，只是氣圈是由氧氣的厚薄來決定的，合我們所用故。或許別的星球不用氧氣，是用氮氣，他們來到這裡反而不能存活，但這是個未知數。

我們出世為人，這些原理若我們明瞭了，就不會再起煩惱，煩惱因無明故。區區的身軀，因有神經系統故知道痛；有精神慾望的需求，才有自我

的愛，有自我的愛故變成自私；因自私故便排斥他人，為了要排斥他人保護自己起見，就生出了鬥爭與排他與擁護自我的微妙思想，這種自私的思想便是煩惱。故一切煩惱皆是自私所生，自私沒有了，就沒有煩惱。自私有內自私及外自私，保護自己的身體是內自私。對大眾有利的，如我希望這個鄉里好，這是外自私。希望一國好，希望地球好，這也是外自私。地球以外，若所有星球我都要它們好，這就不能說是自私了。我們愛一個鄰，愛一個里，愛一個區，愛一個縣，愛一個市，愛一個國，這都是外自私。但還是自私，人類若無自私，地球上就沒有戰爭了。因為我要保護我的教徒，你要保護你的教徒；我要保護我的國家，你要保護你的國家；你要爭取我，我要爭取你，大家就有了防衛性，就起了矛盾。大家心理都有自私或大或小，但都是自私。打破自私就沒有地球、國、村里等小氣度的觀念，就成了大宇宙的觀念，大宇宙的觀念原理是來自大宇宙。觀念與大宇宙合了恰好平衡，這個人就昇華成法身佛了，即悟到大法身的法身佛。若把一個如微塵般的人看成與宇宙一樣大，用我這粒微塵來作研究，把這一粒小微塵放到與宇宙一樣大的觀念時，那你就進入了法界身。而這個法身讓我們生起那麼多的煩惱，這些煩惱要如何化除呢？這就是修行的科目。真正信宗教的人，是要在宗教團體中研究如何突破，如何解除煩惱，如何才能相同於宇宙身。我們本來就與宇宙相同的多，因為自私故把自己放入了殼裡，因此要打破「黑漆桶」，突破了之後就能見到什麼嗎？無話可說。禪宗叫真如本性、一真法界、法界體性、如來、佛．．．，只是很多的言詞。

「佛」、「如來」若有，亦是諸法。那些法是無話說的。在未成諸法以前，那個空洞的裡面有元素，未成諸法的元素名為如來。若你瞭解那個功能並與它同等，名佛。你若不用分析，卻能瞭解一個「一」，那就是真如。真如裡面有很多的原料才能變成很多的法，所謂真如隨緣。我們是真如，宇宙也是真如，那麼真如要與誰緣？都沒了，絕，絕，絕！故真如裡面一定有很多的元素。「無一物中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台。」若只說真如隨緣，那就沒別的可說了，只要知道空性就好了，那一切都是空的，那就是入到聖人的境界，唯識或真言宗卻說真如中有物。無物與真如緣起是性宗，是禪宗說

的，他們大部份也說要「出有」，可是卻先要看到源頭是無物的，無物時叫做位體或本體。位體置於何處？有方所否？有概念否？有精神否？是什麼狀態？在什麼位置？是什麼樣子？肇論稱為「位體」；以位體之名來安立此學說。例如說涅槃無名，明明有名為何說無名？有名則有物，涅槃無名論只是要來破你的執著，涅槃只是假藉的名詞，所以立了此涅槃無名論。

『然則有餘可以有稱，無餘可以無名，無名立，則宗崇也，虛者欣尚於沖默，有稱生，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，斯乃誥典之所垂文，先聖之所軌轍。』

『而曰有無絕於內，稱謂淪於外，視聽之所不暨，四空之所昏昧，使夫懷德者自絕，宗虛者靡託，無異杜耳目於胎殼，掩玄象於霄外，而責宮商之異，辯玄素之殊者也。』

『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，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，而論旨竟莫知所歸，幽途故自蘊而未顯，靜思幽尋，寄懷無所，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，奏玄響於無聞者哉。』

〔無詮釋〕

『無名曰：有餘無餘者，蓋是涅槃之外稱，應物之假名耳。』

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均是涅槃本體外的一個假定——假稱呼，本是無話可說的。涅槃之義是：「涅槃者不生，槃者不滅」，不生不滅是涅槃。諸法會生滅，但真如本性、法性、如來德行不會生滅，它在諸法未顯之前，本來無形無色無有什麼，無黑紅青白。涅槃亦如是，無話可說，只是假名，應物故假定了一個名而已。我們從這個有名的法去深思、反觀、悟入，便能看到性空的原理，知道我們原來只是組織法，性空的。但性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組織的。形體是隨緣組織故本來沒有那個物。

如三腳架，本來沒有三腳架，三腳架是三支竹子和一條繩子綁成的，然後叫做三腳架。三腳架本來無有，故此名即是假名。以物的象徵來命名，用符號來畫成形體，叫做象徵文字，如古時的甲骨文。象徵的文字一直變到现在的文字即是文化，故此字便是代表此物；依字看，是指此物，此物無故此文亦無，深入看三腳架亦無。把三腳架的竹子劈開，裡面只是纖維和一些水分。繩子解開變成麻，繩子便消失了，故繩子亦無。繩子是因緣所生法，竹子是因緣所生法，三腳架也是因緣所生法。繩子拆解只是黃麻，黃麻再拆開變成絲，用火一燒變成灰，若「有」的東西應該不會消失。繩子本來就是無，並非燒了才是無，若有，燒後也不會無。故一切皆無常，無有法常住故「因緣所生法，是名為假名」。由假名去看實相故也變成假的，故「亦名中道義。」此即以假看真，以假名來稱呼組合之物，然後再透視。涅槃亦復如是，一樣是假名。

『而存稱謂者封名。志器象者耽形。名也極於題目。
形也盡於方圓。方圓有所不寫。題目有所不傳。焉可以名於無名，
而形於無形者哉。』

名是應某物而稱的，例如我生來無名，但無名則無法稱呼，父母叫我全妙，這只是假名。名不一定非得這樣稱呼，那只是個假定，讓人好稱呼，要取名為 A 或 B 都可以，A 君 B 君只是為了要讓人認清和指定。但如果名就是實物，此物就永遠不會壞了。一切器象都有形，有形故有名，形有四角的，有圓的，有長有短，形象形形色色，組織不同，不同故要以假名來稱呼。一條繩子綁著三支竹子，我們就取名為三角架。我們共同做個約束，那個人是謝先生，那個人是李先生，那個人是董先生，假一個名，若不取名世間就混亂了。而涅槃也是假名的，本來無名。

『難序云：有餘無餘者。信是權寂致。教之本意。亦是如來隱顯之誠跡也。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。又非至人環中名妙術耳。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？維摩詰言：我觀如來無始無終。六入已過。三界已出。不在方。不離方。

非有為。非無為。不可以識識。不可以智知。無言無說。

心行處滅。以此觀者，乃名正觀。以他觀者，非見佛也。』

我們要開悟，起碼要看到實相，實相無相名實相。萬物是現象，現象是組織的，是因緣所生，故不真，因為任何時候他們都在新陳代謝，故相非實相，是假相。都是假相又怎麼有個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呢？假名故，修行人煩惱未盡或願未盡時，或留惑潤生不入法界體性的菩薩，因有願力，或還未修成。故就還有煩惱。煩惱有兩個意義：一是未開悟時的煩惱，一是開悟後他要救度的眾生未盡故煩惱。凡夫有煩惱故不能成佛。菩薩救度之眾生未盡故亦有煩惱，他雖開悟然未成佛，所以菩薩亦是闍提。我們未開悟是闍提，大惡不悔改的人亦是闍提。一般認為闍提的意義是永遠不會成佛的眾生，但不一定，依法數之說闍提即是永遠不能成佛，所以菩薩亦是闍提。但也不一定，菩薩的願雖然無盡，但有一天也一定會盡。以釋迦佛作比喻，釋迦佛經過多少劫做菩薩無人知曉，修到了此世時以這個「現象」出現，大約二、三千年前，釋迦佛才成佛。他過去是菩薩，他的願雖然很大，現在仍然已成佛。

以小乘教來看，不定業可以轉，定業不可以轉的。大乘佛教之後，雖仍有認為定業不可轉，然真言能轉，何況不定業？真言以外的就沒有辦法轉定業了。真言能轉定業，要怎麼轉？念咒轉但你不能依如是想，依如是觀喔！你必須學到了真言的思想教理才能轉，不是你念了一句真言咒就能轉的。你明瞭了真言的教理才能轉定業。因此闍提遲早會發心，只要接受菩薩的指點，一念間覺悟就轉了，因為一切的一切都是無常故能轉。說定業不能轉是因那個業有實性，但一切諸法皆無自性，無自性故能轉。若不能轉就是有自性，那就違背了佛教的教義。佛教的教義是一切諸法無自性，煩惱亦無自性，一切善與惡皆無自性，無自性故能轉，你明瞭並已進入到能轉的中心，即「悟

時轉法華，迷被法華轉」。而現在所說的有餘無餘的教義，只是在教化小學生，這種過程只是權教，「權寂致教之本意」，是用個辦法來教育的，只是如來傳教，「隱顯之誠跡」。這是如來之秘密、如來開方便的一種手段，這只是針對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的學問方便說的，不是「玄寂絕言之幽致」，不是真實說的，不是用斧頭直接劈下去立刻變成兩邊的，還不是那樣，只是把邊邊剝掉而已，不是直劈入的，故未到幽玄之處。「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」不是真正得道時所明瞭的道，還不是，所以聖人應化隱顯，說顯說密，度人方法是不一定的。

開悟的人所開出的方便法門，是針對神教就說神教，針對羅漢就說羅漢，針對天就說天，針對菩薩又說菩薩，針對佛的根器就說佛的根器。佛的根器是哪一種人呢？聲聞、緣覺、辟支佛這些有根器的人，是屬性宗——空門。然應一統宇宙，不分真俗，不分出家俗家，出家俗家是世間人分的，正如人要吃飯，要呼吸，要有人權，出家在家亦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。故以人的立場，不論出家在家都應以一項標準來看，不是出家人才能應用空門，只是出家人名為空門。真言宗卻以世界萬物作為一體來看，故沒有出家和在家的觀念，出家只是特別在做某項工作而已；在家也一樣，也可以合著去做某些工作，只是出家人比較專家，並可以去領導眾人。真正夠格的聖人是入空出有，出神入化，去應現，去教化眾生，並依其根器說法，故有餘無餘是權教說的。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教出現以後才有的，是一部講示道理的劇本，裡面的人物，除了釋迦與他的弟子是歷史人物，以外的菩薩都是象徵人物，用象徵人物來說明道理好讓我們明瞭。好比說登獅子座，此座比喻佛法，大菩薩一下子便能上座，聲聞比丘卻跳不上去，此座是比喻法高，二乘人領受不到，聽不懂。

又如天女散花，菩薩身上的花都落了下來，不沾身，和尚的花都黏著，因為執著。維摩詰經說他所看到的如來是無始無終的，此如來是什麼？是涅槃。無頭無尾是涅槃，涅槃不是針對人，而是指理，指道，指宇宙的德性，此德性名為如來，悟到這個的人就是「佛」。「六入以過，三界已出。」「六

入」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根本上，原理未成立諸法之前，哪裡有個六入？六入已是過去的事情，倘若現在精神統一，當眼耳鼻舌身意與色聲香味觸法、有聞無聞全是一個，那你就進入了。「三界已出」是已無欲界思想，無色界思想，無無色界思想，三界的思想都無有了；那時你就一念不生，進入三種三昧了。一念不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，是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三三昧一空三昧，無相三昧，無願三昧；一念不生具足三種三昧，三德智藏全都生了出來。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都是心去估計執著的，若你三界已出，一念不生，直接證入，不管聲音有否進來卻聽之不聞，看見色卻視之不見。並不是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見喔！是聽之不聞，視之不見喔！是包羅天地，養育群生喔！入到那個境界時就是「三界已出，不在方，不離方。」不在那個處所，也不離開那個處所；不是有為法也不是無為法。有為法是指諸法，無為法就是空性。不是只住在空性裡，也不是全放在諸法流轉的世俗觀念裡，是「非有為，非無為」不以意識去知，若用頭腦去思想的是分別，叫做意識。不以智去知，精神統一名智，用智去知就變成意識，用智去認識就變成了分別。

「不可以識識，不可以智知」這上句與下句意思相同。所以「無言無說。」無話可說。若說，心就動了，有動就有說了。「心行處滅」心不動，「處」是住處，即是應無所住的「住」，處就是住，我們執著名處，心行與住都無有，心就像流水——流水三昧，無住處，不去黏著任何住處。無住處，無行方，是如如不動，如如不是什麼都無，「如如」是如理如法，「不動」是心不動；就像車輪轉動時，一根針插在輪之軸心一樣，不轉而轉，轉而不轉，這樣就是心行處滅。由這種觀念進入，去看實相，去看如來德性，去觀如來，用這種看法去觀叫做正觀。若用別的方法去觀，「佛長的是這樣的。」這樣就不是見佛了。見佛就是你已經見到你的心，瞭解到宇宙的道理。佛不可以相見，不可以音聲見，若以音聲形色見如來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這表示你沒有悟到宇宙的本性，你不能見到佛。

佛是什麼形？佛具一切形而又無形，無形又具一切形。若說畫的佛就是佛，那麼甲畫的與乙畫的就不一樣了，佛若只有一個，那麼佛怎麼不相同？

畫起來就應該一樣，相要用照相機照才會一樣，若用畫的，十個人十個人都不一樣。所以哪一個才是佛？真正的佛在此心，其它的畫都是假的，都不一樣。所以佛無一定相，如來無一定相。如來表示原理，是生出諸法的原理，形形色色的諸法都是如來相，每一個法都是如來德相，功德俱備，一項無缺，功德齊全，俱足六大，六大是大約而說的，其實裡面有無限多的元素，大部的分類是六大，儘管再小的東西都是俱足六大，大的亦然，大小一樣，你若能悟到這個道理；在未成為物之前的原理就是有很多空性的元素，這很多空性的原料依因緣所生法生出諸法，故諸法亦是空性，這個空性與那個空性是有名和無名之分，就如三支竹子有綁與沒有綁之分，三支竹子綁起來叫三腳架，沒有綁叫三支竹子，但這兩個觀念都是錯誤的。你只要直接看它本來無有，把這個「無」直接拿來用就好了，不要再叫它什麼，這就是正觀。若不能透視本來無自性的原理，即名邪觀。所以無論如何都要進入，看到實相，不要只看假相並認定，要同時知道假相的當體是真相無相，只是暫時變成的。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，故我們身的當體就是如來，當體既是如來，還要找什麼如來？當體既是涅槃，還要找什麼涅槃？如來與涅槃二個都俱滅，了、絕。禪宗祖師不允許你說話，他大聲一呵你便會昏倒，但你的煩惱就沒了，一切妄想全斷掉，「咄！咄！咄！」

聞聲皆絕。我們在這裡是用析空觀去分析，用析空觀進入體空觀，故我們是有門，與禪無門不同，這一點要了解。真言宗以有門為門，是橫超的。禪宗是無門為門，是直入的。我們要慢慢練，譬如要跳過牆，請師父來教，看要如何跳？電視中用繩子吊著跳過去，那也是要有功夫與手段的。只要能進入，不管用什麼手段都好。工具很多，搭飛機也好，坐火車也不要緊，走路也無妨，隨我們的智慧，智慧到那裡就學到那裡。然第一個原則一定要從空入再出有。瞭解實相的空，再來肯定現在的有，來工作，若這樣，煩惱就沒有了。這樣當場即能證到涅槃，涅槃的名原來無，涅槃若無，那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精進要放在哪裡呢？放在無住 — 無住涅槃。

在日本研究教理的人較有深度，但一般人的信仰程度卻比我們這裡

低，乃因高深的教理一般的人較難理解，而且讓你懂了之後你會變得懶惰和驕傲，你真懂嗎？然你只是半瓶醋而已。你說一切皆空，出口閉口都是禪，樣樣都是空，但若從後面打他一下，「喂怎樣？我犯了什麼天條大罪？你打我？」他忘了自己是講空的就生氣了。又說生命短暫，六度萬行布施為第一，今天若不布施，什麼時候才來造福布施呢？說得天花亂墜。以前我曾經說過：某人大話才說完，便遇到有人來向他乞討，向他說：「大哥，你拿一點錢給我！」「我剛好沒帶錢出來。」「那你回家拿！」「別這樣啦！我最近沒賺錢。」沒有賺錢，可是每天喝這麼多酒？而且又說大話勸善，叫人要造福布施。等真正遇到事情，就又縮了回去，言不符實。「我在佛門中走動，從小走到現在，覺得自己很行。」你說你從小走到現在，但從這裡到台北，走三個月你也走不到，但若搭飛機只要半點多鐘就到了。

有些人聽到了法就以為他們很會，很了不起了，就說給別人聽，說了一篇大道理，但他的煩惱根本沒有絲毫的改造。他只記住了卻悟不到法。人家說：「你真是一個大慈善的人，說道理給人聽，功德無量。」當然是無量，不然要怎樣量？但那都是假的，只是偽君子。什麼是空？心空，布施無代價才叫做空。自己做、叫人做、看人做起歡喜心，無妒忌，功德才會大，故「心如虛空，福如虛空。」

有一天，有個居士來，說：「師父！你著的書我看了都能瞭解，都能吸收，但為什麼我卻不能進入？」

我說：「你若看到有個小孩在家哭，不知他父母為什麼不在，沒人陪他。你會問他：『你爸爸、媽媽去哪裡了？』」

他說：『不知道』，『那你吃飯了嗎？』他說：『不知道』

問他：『明天你要怎樣去讀書？』他仍說：『我不知道』

『老師知道嗎？』，『不知道』，『祖父祖母知道嗎？』，『不知道』。

這個孩子你會不會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樣。這孩子沒飯吃，我要趕快給他飯吃，我要帶他去讀書，因為他的父母不在，就如同我要帶自己的孩子去讀書一樣。把對自己孩子應有的心理去對待他人的孩子，你是否有這樣的觀念？學佛就學這個大慈悲心就是。你對你的孩子、家人的慈悲是有個範圍，這只是小慈悲。對整個人類的慈悲是大慈悲，佛是大慈悲的人，你對自己孩子的愛心是小愛心，若對別人也有這種觀念就是大博愛心。大慈悲的人就是佛，就是佛心。我們學佛要學什麼？就是學這個。若要論空，空我不懂。什麼叫空？無代價就是空。禪宗要瞭解到般若空，般若就是能觀的智，那個空就是所觀的境，所觀的境和能觀的智是一。因為我能看的物是好或壞是誰估計的？是你的心去估計的。你若眼睛閉著或耳朵聾了，沒看到沒摸到亦沒聽到。難到你就能知道那些東西的好壞？好壞是不是你經由眼，耳、鼻、舌、身去接觸到，再經由意去估計，才知道好壞的。「意」知道好壞就是能觀之智，能觀之智就是般若，所觀的境就是塵，轉塵成智體，塵是無有的，因一切皆是暫時顯現的，我們因為執著有個我，有個你，就有了彼此，有了人我與法我的執著，心便無法統一。無統一就有執著，智慧就變成了知識，知識所吸收的估計和觀念就是五蘊，五蘊所集成的，就是一期的意識——妄識。經此妄識你便認為五蘊是「我」的本來，你忘了你能觀的智是清淨的，所以所觀的境就有清淨和不清淨，乃因為有對待的看法。

今天你看到的這朵玫瑰花很美，明天看，後天看，天天看，看到最後，這朵玫瑰花就變得不美了，看到其它的花反而覺得美，為什麼？乃因你執著。你能看清這朵花是如何自天地中自然生出，為何花瓣生成這樣？本來無有的，現在卻生出了花蕾變成紅的，還繼續長大，並迸發出這朵花，但未經多久便謝掉，凋謝之後裡面還會結出種籽，這些種籽再種，又變出芽來；這些會寄於本性中的微妙之處在哪裡呢？一樣的土地，種了百合花就是白的，種了玫瑰花就是紅的，種了菊花卻是黃的，為什麼同樣的土地會有不同花色？是性。性即是種子，我們出世會成什麼形都是種子的力量。種子能改嗎？能，但同類間才能改，人針對人，玫瑰科與玫瑰科，芒果科對芒果科，龍眼科對龍眼科，柚科對柚科，怎麼改？交配或接枝就能改良，人改良成人，豬

改良成豬，牛改良成牛。無法將牛改良成人，將人改良成牛，這就是性。能瞭解了這個性，能觀這個性的總體，那就是能觀之智的般若。那能觀的性是如何？你要先觀照你自己，就能瞭解到性，你看你自己的心起動是什麼樣？那即是能生因單的「種」，因單的種能生出因單。要使種子乾掉，不讓它出世可以嗎？可以呀，但所修的行就是羅漢行，也就是空門行，焦芽敗種；就像花生本來會發芽的，但拿去炒一炒，使性乾掉，花生仁再種就不會發芽了。我們坐禪坐到空，一直逼，那種熱心又名火，一直逼一直逼，逼到了空透時就「出」不來，出不來好嗎？好，就不用再出世為人了，輪迴斷絕，變宇宙原理或法身佛了。

那為什麼佛祖不提倡呢？佛祖是要教你悟到了本性之後，還要再肯定一切的活動，甚至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妒忌都要肯定，佛祖教的是認定人的欲望。顯教說欲望要殺掉，但這是對低層次的人說的，層次較高的宗教的欲望是要擴大的，貪要擴大，瞋要擴大，痴也要擴大。

貪是貪欲，一切輪迴種子以貪欲為第一，因為你的貪欲只貪你自己的欲；像剛才說的愛，你只是愛你的家庭，你未愛及別人，所以這個貪欲就變成了毒。若貪欲不只是貪自己而是去貪整個世界的人，你就變成了聖人。小貪欲無了，就變成了大貪，大貪就是大悲，小貪就是毒，所以貪瞋痴要擴大。瞋是指生氣，生氣好嗎？生氣會生做蛇喔，但不要緊，生氣也能成佛；因為生氣自己會煩惱，就應用生氣去降伏煩惱，因為煩惱魔最怕生氣，所以生氣時魔鬼就逃跑了。所以「法官仔」(做法事的道士)都是拿著劍，他頓腳抓鹽米就甩，作恐嚇狀，魔鬼害怕恐嚇，故法官仔要扮起生氣的臉來；別看他平時斯文，但每到要「制煞」時，他就扳起了臉，道理就在此，這不是沒道理的。我們用的大瞋；是內涵慈悲，外現忿怒。以真的忿怒去降伏煩惱，煩惱就成了菩提，貪瞋痴便擴大了。

痴是什麼？痴是貪瞋的總和。貪有無限多，五欲都是貪，一切欲都是貪。一切的不順心都是瞋。這一切的總和就是痴。痴好嗎？痴好，因為痴故

大智若愚，真聰明者即痴，痴是什麼境界？痴就是般若智。痴的象徵是豬頭，豬象徵痴。豬有功德，豬性鈍，這個鈍就是大智若愚。如何才能成就大痴呢？大痴是入到了般若慧，見到了本性。來！你坐著，想，我就是佛。把肚裡的月輪觀出來，是八月十五最清的月，眼睛閉上，月約八寸直徑，很亮，這時，你的精神就進入了大痴，進入大痴若不出來就成羅漢，羅漢一入進去就不出來了，這個叫一道清淨智；我們說的涅槃就是在說這個。我們都在說涅槃，但不知涅槃是什麼？涅槃有四種，顯教只說三種。一個有餘涅槃，一個無餘涅槃，一個無住涅槃，再加一個一道清淨涅槃，共四種涅槃。

學真言宗的人，在理趣經裡面，會發現有四種涅槃，其中一道清淨心就是從裡面出來的。三種涅槃，只說到無住涅槃而已。無住涅槃像什麼樣？無住涅槃是：事來即應，事去勿留，心如虛空。看起來像似瘋子，悠悠地，會工作否？會算帳否？不會，悠悠地。要有腦智，會打算盤，打電腦計算機，會彈琴，會跳舞，會插花，會唱歌，齊全了才叫做人。

在曼荼羅裡有嬉、鬘、歌、舞四種供養。譬如你看到一個女孩子在跳舞，你去看，你的心就入到嬉三摩地。看到山野開的花鬘，看到花盆中的花鬘，你就進入鬘三摩地。聽到有人在唱歌，你精神什麼都不想，只是專門欣賞那個音樂，你就進入了歌三摩地。跳舞時你就悟入舞三摩地。嬉鬘歌舞四種娛樂都具足在我們身上，我們身上的功能自然要完全發揮，但發揮時不要被迷。嬉戲是看嬉戲的步調、藝術。看花是怎麼開的？為何是紅的？為何是黃的？為何這麼漂亮？是哪一位上帝創造的？這個上帝為何那麼偉大或者這麼無聊？你研究出來，你就入了花鬘三摩地。聽他唱曲兒的節奏，去欣賞種種的樂章與歌喉，進入了那學問時，你就進入歌三摩地。有人說這些不好，不好？不過孔子制禮樂，讓人崇拜，祭孔日時亦有吹曲奏樂，現在到處都有樂。過去政府不允許，也不允許人跳舞，不允許人插花，不允許人有種種的娛樂。但娛樂是人之所需，人之所具，人人具足，只是不要入了迷。若能觀賞其中的道理，就能得到能觀的智。

若我們得到了外四供養 — 就有香、花、燈、塗，你的心就能成就五分法身。知道自己要修行才能見到本性，見到本性則名涅槃。見到了本性知道該怎麼做人，應如何發揮，不被迷，若能把握得住這點，就不用修行了。一切都空了，而我的腳卻痛得要命，無法下床。問：「師父！你一切都空了，腳怎麼還會痛？」這樣我就沒空，我承認我未空，但若一切都空了，身上的痛都不知道，那就等於是死人該送去火葬了。但不是這樣喔！而是活靈靈的，要將甚深的道理把握得住，知道所觀的境，知道能觀的智彼此是一，這樣能觀的般若就生出來了。

『放光云：佛如虛空，無去無來。應緣而現，無有方所。』

不是指肉體而是指精神，精神像虛空，無去無來，並非有往來生滅，去來就是生滅。本性充滿虛空，空性永遠。人的腦智、精神、緣因識大，充滿著虛空，永遠存在著；像電氣中和在空中，分律後一接就有了電，電瓶不是沒電。電仍然有，只是中和在空中，不增不減。佛性就像虛空，無去無來，應緣而現；應眾生的需求而做，沒有必要時就不去做，是無有指定地方的，故曰：「無有方所。」這裡是以「現在佛」來論述的，意指他已昇華到法身佛了，變成虛空法性，此人的單位已經消滅，無有靈魂，靈魂只是五蘊的集體。古人說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胸前認識神，無量劫來生死頓，痴人換作本來人。」這就是指靈魂。我們的意識沒了，破滅了，只有清淨的本性，清淨的本性就是自性涅槃，這個體也就是自性涅槃。自性涅槃就是我曾說的一道清淨涅槃，一道清淨涅槃即我們活著的人已經成佛了。既然成了佛為何一道清淨之外還有個有餘、無餘、無住涅槃？那是因為未到圓滿的境界，還要留惑潤生的菩薩，他還煩惱著未度的眾生，故有有餘；煩惱未消淨盡，故留惑潤生。無餘像羅漢，已完全斷絕。有餘、無餘應該留下哪一種呢？應是要體悟到無餘，再用有餘用無住的手挽去行動。在行動時名無住處，無住處即是不執著任何的地方。

譬如說這個人的腦筋是失常了的無住處；有時聖人與瘋子差不多，只隔一層膜，聖人是真正清醒的無住處，比方說：他中午要在這裡吃飯，你說喝酒他就喝酒，你說喝水他就喝水，你說吃甘藷粥他就吃甘藷粥，中午沒飯吃，你說飲水他就飲水。吃飽了，你說那邊有事要去救濟，他說去就去。若是一般人就說：「不行啦，天快黑了，要先載孩子回家吃飯。不去學校載孩子可不行。」這就是有住處，聖人是無住處，你說去那他就去那。在家人修行，能否像他一樣無住處？無住處就像如來，孑然一身，心如虛空，到了那裡都是他的家，沒有某個地方才是他的家。有人問：「師父！你有住處否？」我說：「有，我住在這裡。」「還有其它的嗎？」「有，台南、龍肚，都是我的住處。」「那你現在要住在哪裡？」我說：「我要住在這裡。」「你不去極樂世界，而要住在高雄、台南或龍肚(地名)嗎？」「地球就是我的住處，我要住在這個地球，我不愛其他世界，地球最美，我住地球就好，不要住這裡或那裡。現在所住的是小住處，以後我要住到大住處；現在這四間房我嫌太窄，將來我要以虛空為體，我的計劃是這樣的。」

我曾說過：我還沒回老家，因為我無始劫來就出家，未曾入家。大家都想要出家，我倒想要入家，我要回到我的祖厝。弘法大師要圓寂入定時說：「我現在要往無限的大日如來宮殿中去旅行，我要去那裡了。」要去大日如來處不知有多遠？「我開始要向那個地方去旅行」這句話你一聽，就知道他不去極樂世界，而是要去大日如來那裡，大日如來那裡有什麼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因為我們是迷的眾生，所以不知道大日如來長的是什麼樣子，他的宮殿是什麼形狀，住址在哪裡。我曾聽我的老師說：「大日如來恰似我，我住的地方恰好是大日如來住的。」但我覺得不是，因為我有住處而大日如來無住處。若成了大日如來的無住處時就是佛了。你的境界能升到那裡時就成佛了。

『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，寂寞虛無，無執無競，導之弗先，感而後應。』

這意思是說，已經覺悟的人，他在天下間，即在地球上行走，會感覺孤單。我在台南時寫過一首我的讚美歌：「孤獨是不死的老人，將龐大的宇宙作為美術工廠，天天在那裡創作，殲滅，欣賞，破壞，我罵他是無聊的老人。真正不死的、無聊的。可是我也是他創造的，我無法離開他的身體。」聖人就如同這個寂寞，孤單的人。天下唯一人，乾坤我獨步。眼中無人的人是誰？是聖人。大日如來就是聖人，我們若與大日如來有同樣的境界，我們也是聖人。天下間已經覺悟的人就是聖人，聖人在天下間是個孤獨的寂寞老人。無事做，無事做卻隨意做。什麼都做，蛇、狗、青蛙、魚……樣樣他都做，非常忙卻又無聊，無事做又一直做，做一做後又排一排來欣賞，然後認為這個做得不好，踏一踏丟掉再重做。有的品管不齊全就出品了，像連體嬰，讓醫生感到很可憐。真無聊！若是剛好他在上班時把噴槍拿起來，他噴的狗啦、花啦就很清楚、很正確。若遇到他吃飯，他就隨便噴一噴便出品了，有的花就稀稀落落，叫人抱怨。我們也是被創造的，幸好創造成的手腳是好好地，但是臉卻醜陋難看。俳優是經過了研究才製造的，生下來就非常有人緣，非常漂亮。我們大概是他在吃飯或在休息時做的，品管不周到，我們才這麼醜，幸好是乾了才出品，不然還會黏在一起，變成連體嬰。所以聖人是寂寞的，無事做卻又在做大事；天下獨他一人，無與他人競爭。我們都是他做出來的玩具，不能討價還價。聖人的境界獨一無二，天下獨步，只有個人沒有別人。當你成聖之時，眼中是否也是這樣？你成聖人時，放眼看去，天下一人。

有一天我看到報紙上刊載沙烏地阿拉伯親王去太空，放眼回來後說了一句話，令我很感動，他說：「離開地球後再看到各地的消息時，深感地球是一家。」你看這有道理否？這道理太深了！看看回教兵與基督教兵相互殺個不停，而這位親王有這樣的認知差不多快要得道。所以聖人放眼看天下就像一個人，不是競爭的。而我們呢？我們卻在競爭中，你我有分別就有競爭。聖人是天下一人，天下一家的，故他就沒有競爭。像水一樣，需要它，你求

它，它就流過去。老子「若水頌」說：「大善莫若水。」那裡需要水就流過去，若這裡需要水就流過來，不需要它就平平著。水不能激動，激動水，會山崩地裂，這即是大悲的忿怒性。故聖人是「導而弗先，感而後應。」你需要時去取，他就應你之所需。所以大善聖人修到的內涵精神狀態若水，故用水來象徵。水放到四角盆就成四角形，放圓盆就成圓形，放三角盆就成三角形，放長方盒就成長方形，任何變化水都不會計較，讓它成冰就成冰，燒沸就變成開水，喝入身體溶入血液變成血液，再變成汗流出來，要煮飯洗污垢均可，完全服務！放些毒藥也沒關係，吃、喝、洗廁所、洗衣、洗澡都行，無所不至的周到服務，這樣是大慈悲否？是大慈悲，故曰大善若水。聖人的善做到了大善若水。

當你看到有一個小孩沒飯吃，就要趕快去救濟他，他人有什麼問題，你都要趕緊去救濟。這樣你就能天下一家，天下一人。你若要做天下的主宰者，就要管人不要被人管，要用什麼去管？要用精神觀念去管。看到人們要真感謝，真感恩！為什麼？因為有駕駛們開車，我們要乘車就可以乘車，有的耕作種田，有的開火車，有的開汽車，有的做機械，有的曬鹽，有的織布... ..我們一切所需都是這些人在替我們做。土地那麼大，你別說土地是別人的，那都是我們的，一切的房子，土地都是我們的，且幸好有人來工作，若不是這些人做，光叫你去打掃那些房子你就沒辦法了；不信，那些房子給你，叫你每天只負責打掃就受不了了。那雖是你的，但別人不租，別人不用，你能化許多的身去住嗎？所以幸好有人在住，幫我們收租、粉飾，房子壞了替我們修理，還替我們繳稅。我們的房子由他們代管，你不感謝嗎？要吃的米也是現成的，醬油味精只要到商店去買都有，要布就去剪，要什麼就有什麼，對不對？而你又做了多少工作？不知感恩？我們要感謝世界的大恩，懂得感恩就會懺悔，懺悔了，罪業就能消，罪由懺消，佛教的道理是：罪懺悔就會消滅。真言宗的懺悔即刻能讓你消滅。聖人無執著，無競爭，他的精神就變成真心的，像水，需要他時去幫忙，無需要時就靜默。

『譬猶幽谷。明鏡之像。對之弗知其所以來。隨之罔識其所以往。
恍焉而有。惚焉而亡。動而逾寂。隱而彌彰。出幽入冥。變化無常。』

那麼心的境界要如何來形容呢？如何去分別需要和不需要？

聖人心的狀態如山谷，在山谷中你叫一聲阿，回音就一定是阿。風吹樹響，風吹樹聲嘶嘶響，名天籟。吹到石洞就是地籟。人吹的笛聲，說話的聲，叫人籟。幽谷是無造作的，很清幽，空空的山谷，那個音響會自然的發出來。然而山谷宛然自在，無有動作；如聖人的心，即使外來衝擊，或對他有任何的要求，他的心都像山谷一樣；風吹就有聲響，無風則靜默。左邊吹來的風和右邊吹來的風，吹在樹葉上的聲音也不同，這是應其自然而發出來的聲，而空谷根本不動其心。「明鏡之像」，我們放眼看去；我們在這裡坐，不是一物不知的，用香燒燒看痛不痛，有沒有入定？不是喔！這不是禪。禪是我的心如一面鏡，境界來到面前就能照其影，然鏡子不會黏著，外相移開影也就沒了；好的來就顯好的，壞的來就顯壞的，與鏡本身無有干涉。聖人的心，好的，壞的所接觸到通通都是，全部都會顯出來，但他不是憨憨地，全都顯，不顯就像白痴了。照相機的鈕不按就不會照入底片；聖人的心是空白的，他的底片沒有照入。凡夫是剎那剎那的照，像拍電影一樣，一直的拍下去，在一期的生滅中，剎那剎那由生到死的境界都拍了下來，故孩提時發生的事現在仍能回憶，昨天的事，十年前的事都能回憶。那些都是底片，都曾照了起來。

聖人入聖之後，在開悟的剎那，從那時起，按鈕就停止了，就不照入，此後如何的去照都不會映在底片上。把底片比喻為鏡子，我們的潛意識一靈台如鏡，不會被刻痕，但我們卻將一切事情都刻了上去，刻上去名執著。刻上去之後洗不掉並常翻出來，看了之後又生氣又歡喜，猶如舊戲重演，見景傷情，此即名煩惱。過去的，是不是應該洗一洗？不能洗，「法住法位，法無去來。」不能洗怎麼辦？不要去翻就好了，要收到倉庫裡，翻就會重新出現，再翻又再出現，故不要翻，收著就好了。從現在開始，未來的影片不

要再照了，讓它空白。「事來即應，事去勿留。」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就像明鏡之像，「對之弗知其所以。」雖對鏡有像，卻不知像是從何而來；心的影不是從心發生的，心只是照著而已，自己根本沒有種子，沒有那個物，故自性本來清淨。

真言宗的理趣也應讓你們知道：我自性本來清淨不染，你悟到這些，把過去的所有都丟掉。從理趣經瞭解到一切是戲論。我自性是無戲論，是無戲論性，一切諸法無戲論性故。就是說本來無戲論，現在的一切都是戲論，無實義。我們把戲論的事情認做是真實的，然事實上它的真如本性本體是無戲論性的。你若知道那是無實義的，你知道那個本性，知道你只是俳優，不是關公，不是張飛，這樣就是悟到了自性；悟到自性，即知道戲無實義，裝出來的角色皆無實義，不是俳優本性。一切無戲論性故，般若波羅蜜多無戲論性。所以發生的都是戲論，本來是沒有戲論的。本來無有生出了有，不知從那裡來，也不知從那裡消滅。戲論過了就沒了，不是自己能夠生出有或無的。

聖人的心就是這樣，他動時而心鏡愈靜，收起之後仍能發現，何以故？你若把鏡子用布遮住後它就不能再照了嗎？一樣能照。用布遮住鏡子，鏡子卻照到布紗，你認為不能照，只是因你在外面客觀的認為不能照而已，鏡子的功能仍是隱藏在內。聖人的心又好比谷響，越是空，風愈吹谷響愈是大聲。空谷與明鏡是同樣的意思。「出幽入冥」，幽冥指黑暗的地方，黑暗的地方名幽冥，即地府。幽冥政府，幽冥地府，即黑暗的意思。出幽入冥即是從黑暗的地方又跑入黑暗的地方。聖人的鏡無差，雖出幽入冥但變化無常，因為自性本來自在。你若能悟到此自在性，心如鏡的性；能知覺，能知道，能瞭解，能估計，這個不知在何處，不知其名，不知放在那裡的本性；你若瞭解到這個，這個就是涅槃。

我們在活動也是本性所變，雖是涅槃體變的，但那涅槃體並不是現在這個活動喔！那涅槃體恰如月輪，若月輪閃一閃要熄滅時，就是妄想要生出

來的時候，妄想生出來就成為有，那就不是涅槃體了。要知心鏡本明、明、明，湛然不動。那時你就看到了心鏡中的清靜，那個體就是涅槃體。我們瞭解了涅槃體之後，就知道涅槃有餘、無餘、無住及一道清淨四種，在這裡我們只說到了三種。

有餘就是留惑潤生，「因應而作，顯迹為生。」故叫有餘。如菩薩還未顯得成佛，還需要救度眾生，他自己的煩惱雖沒有了，但仍在煩惱著眾生，這也是煩惱，是小煩惱變成了大煩惱。有人說佛是滅了煩惱，煩惱沒有了，其實不然，照這樣看來，佛的煩惱更多，成了佛，煩惱更多，如此如何了得？這不是嚇人嗎？我現在煩惱就這麼多，若成佛那該怎麼辦？煩惱越多，菩提就越多，不用怕！因為煩惱是菩提變的，因戲論故本來無有，一切自性本來空白，無戲論性，無戲論性的本體就是無餘。「留惑潤生，應迹而顯。」是名有餘。做事業時走到那裡做到那裡，應人的需要去做。剛才說的如水一樣，水本來並沒有灌溉的觀念，你需要時打開水門，水就引進來，你需要喝，它就給你喝，水無心，無用意；水的心無住，水無住處，它的性如同無住處涅槃。

用這樣的觀念來思維。行住坐臥應要如何做？事來即應，事去不留。這樣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無住處涅槃。從此漸漸地練，練到最後無住處涅槃就入到空三摩地，亦是流水三摩地。這是一種很好的修行辦法。煩惱來則應，但不再連續下去，亦即是把煩惱切斷。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念起是病，不續是藥。」故不要繼續下去，你只要知道了煩惱就沒了。你若去追是多餘的，又變成了煩惱。在顯教中坐禪要見到本性是很困難的，本性的相是無法見的，但真言宗卻能見，只要觀出心中的月輪，「明、清」，當體就是見性。

經典中大部分都用某件事作為一個故事，把道理藏在裡面。佛陀當時對弟子所說的，就是把過去的事情，比喻為案例。例如他過去曾看到的，曾聽到的很多故事，然而這些故事是否真有發生過？我們不妨把它都當作是

有，因為故事藏著道理。例如華嚴經、法華經所說的善財童子或長者子，其實並無這些人，那些都是象徵的。又像維摩詰經等，有天人、菩薩，和天、非天等都來聽，你當作有也可以。但事實上，除了比丘與在家弟子以外，其餘都是象徵的。象徵每一個人的心理與理解的程度。像這裡有這麼多人，有的對道理非常透徹，有的才剛入門，有的是半瓶醋。而半瓶醋的人他也會修善，但他的精神象徵著天。你在修行中若未出三界，以靜定三摩地的力量在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都屬天。禪天中又分四禪八定來立天位，故禪天仍是天位。羅漢在高山打瞌睡，菩薩落荒草，佛在世間不離世間覺。佛以此來比喻，或比喻極樂世界有多好等等，其實那都是你心靈上的某種感受。而他的目的是要你對穢土世間的觀念改造成一種很快活的觀念。

所以，常寂光土就是在指常寂光土中有穢土和淨土，穢土和淨土的世間裡有著聖人和凡夫。又以人道來說，人的行為思想若和牛、狗、豬一樣，那個人就不能稱為人，若以經典來象徵，這種思想即是畜牲道。我們原本認為出世做狗才是畜牲，出世做牛才是畜牲，出世做鳥是禽，但這只是以外表來看的。有的狗比人忠心，台東有隻靈犬現在還在為主人守墓。人雖為人形，狗雖成狗形，但狗的精神卻比搶劫、胡作非為犯法的人要高尚。若我們擔心出世會成為狗形，我們就不應做與狗一樣的行為。然而出世當狗、做牛，牠們不像人，牠們的精神不一定就不好，狗、猴、鸚鵡的腦筋都很好。牛的心也很直，心直故不懂得審美，大部分的禽獸都不會審美，但有的禽獸卻能忠於主人。人以外的動物都不會審美，牛到花園，不論花有多美都被牠踏死。蜂與蝴蝶也會飛到花園，我們自古以來都形容牠們會審美，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，花開得再美牠們也不會欣賞，牠只是要吃蜜。牛則是在找草吃，花卻被牠蹂躪。狗也不會審美，狗只會審牠的嗅覺，牠只想哪個東西能吃，能吃的就趕快吃，牛也是一樣。人道中亦有禽獸，一個人的身體內就存在著六道。經典使用象徵作為故事來告訴我們，我們覺得萬獸很不好，會被人鞭打，無衣服可穿，又無法囤積米糧；像小鳥在颶風下雨時躲在洞裡餓得要命，一餓要餓好幾天，人卻可以住在別墅，又有汽車，我們不願有狗身、牛身、鳥身之報應而行善，這才是佛陀的用意。所以佛經中有很多故事不一定是真的發

生過，而是象徵性居多。

方才說佛說過的故事是比喻人應有的做法，起初說的程度比較低，說到四十年後才說到比較高的法。華嚴其實不是佛陀說的，他雖沒說，然他的精神卻有領受到，所以才說佛陀成道之後的二十一天中，在菩提樹下思惟，這是指佛與自眷屬說華嚴。又好比理趣經，其中以大日如來為人格化，以自己的精神 — 心所法作為菩薩和天來說法；自己向自己說法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就是自己在思惟的意思。自己坐在那裡，想著深奧的道理，這就是向自己的眷屬說法。我們心所法有無限的多，第八識 — 如來藏識，收藏著過去世與現在世的意識，生起與未生起的識全部都收藏著，那些就是自眷屬，所以每一個思想都是自眷屬。我們自己去思想，去做，要造成什麼樣子均由自己去想；佛看見了他的本性，自己在思惟。

大日如來是一個無形的理智法體，並將他變成了一個人或變作金剛薩埵來說法。佛陀證到的，或龍樹菩薩說的，均是以象徵性的方法來說出心裡的道理。讓我們能瞭解修行中所能證到的無生法忍，無生法忍的法忍就是三摩地。要怎樣才能證到無生呢？要用三法印。以初步來說的，三法印就像印章。我們不能違法，如處世要有一定的道理。而證到無生法忍就是看到了本性。要用什麼功夫才能看到本性呢？要修行三解脫門，修三解脫門就能成就五分法身。三解脫門是空，無相，無願。你瞭解了諸法本空，是因緣所生，能夠入空三摩地，去瞭解並正住在那裡，此住就是無所住的住。無相三昧的無相是「是相非相」，「是法非法」，因為因緣法，故法是假法；無常住，故諸法無形，有形之相皆不能常住，為什麼？因為無自性，故不管何時都在新陳代謝，在組織，故相非相皆是無相。現在你們能體悟或只要去分析就行了。自己內證到就是體空，分析的空是析空。你要能分析諸法是無相，是假相，無真正的相，真正的相又叫做實相，實相是什麼樣子？實相無相又是一切相。一切相就是實相，一切相無相。你若體悟到了此原理，你就證到了無相三摩地，即能正住。當你看清之後便要肯定它，照常吃飯，呼吸，工作，一定要工作，因為那就是如來的活動，又名羯磨，如來羯磨力是一種羯磨活動，

就是作業，將那些作業全部合在一起，名羯磨曼荼羅。在做了事業之後卻不要認為我應獲得多少的代價，爭取代價就是迷的世界。而那種代價不是物質的代價，若問我做了這些工作有多少功勞？多少代價？多少功德？本來無功德性，虛空即是無功德法，一切既是因緣法，哪有功德呢？「三千功八百行」是要引導一些人，讓他們有個希望，有個寄託，因為人有貪故。就像魚因貪吃，才被釣上岸。

真言宗的四門菩薩就像個釣魚的人，鉤是釣魚鉤，索是魚線，鎖是簍子，鈴是在歡喜的吃。鉤又如布施等等的方法，讓你對他有好印象，然後想跟他走。再用索去把你綁住，鉤與索是教化方便。所以不能因為你歡喜就認為你有所得，有所得亦只是有為法，是應該做的工作，是佛的一種羯磨，是無代價的，不論如何都應要做，無有代價故名無願，無願就是無願三摩地。這三種三摩地能生戒、定、慧、解脫，解脫知見。普通說的戒是：「這裡有個戒條，故你不能違犯。」但真言宗的道理就不是這樣，真言宗說，你既已進入大日如來的本體，本來法界體性是空，性空則諸法不起，起是假起，滅是假滅，不是有生出諸法，那些法只是組織的，故諸法不起，不起就是不生，不生哪有滅與不滅？只是組織在分散，所以名不生不滅。不生不滅，諸法不起，自然就是戒。你能進入正定住去觀想，能夠住在那裡，這種住就是應無所住的住，亦即瞭解的意思，這樣就是定。你若更能分析事理，去做大日如來的事業，你本身所具足的這些功能在活動，去做事業，能看清，不會做錯，用種種的方便去救度眾生，先自證再化他，這樣就是慧。你已瞭解到救人和救自己是不二的，故能平行而作，令眾生與我們一樣去瞭解法界體性，法界體性也就是涅槃，不生不滅。既然瞭解了不生不滅，還有什麼好執著的？沒有可執著的就沒有了煩惱，無煩惱即名解脫，並不是有什麼解脫。了生死就是要瞭解無有生死。本來自性即是空性，生出的身體是假的，很快便會消失，消失並不是死，只是變成原料而已。像水變成冰，冰變回水，所以死而無死。我們不去煩惱死，也不煩惱其它，這樣就是解脫。解脫深深印在自己的身上名自證，還要令眾生證入，通通都明瞭，一切都解脫，全都生出這種悟境，這就是解脫知見。這五種成就，即名法界體性。法界體性無話可說，本來無

名，所以涅槃無名，涅槃的體就是法界體性。

現在論此法界體性的涅槃體，就是我們的功夫做到夠了，已入法界體性了，去體悟到了，煩惱解脫了。你若未解脫，就用析空觀法。在觀的時候就是解脫，不在觀的時候就不是解脫，這便是有餘依涅槃。菩薩留惑潤生：「我不住在不生不滅的精神中——那種不動的、靜靜地坐禪。我要去做事啊！」有願力要做事即是有餘。羅漢的願已了，便歸入法界體性，到法界體性裡叫無餘，已無留惑。有餘無餘都不究竟，為什麼？因為宇宙的原理像一個大的造化爐，不論何時均在轉動，我們若進入到無餘涅槃時，也只不過是這個單位的消滅，這個執著的單位消滅而已。進入法界體性之後，又會再變成樹、豬、牛、狗、草等等，這是法界體性大宇宙的原理，還是在往一切的眾生那裡去，所以如來的法身在周流五道是為了眾生，故如來又再出現，出現在世間仍是如來的身。若是這樣的話，怎麼能說有個涅槃和沒有涅槃呢？無故，所以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都只是假名，都只是在學問上的分析而已。明瞭涅槃而不住涅槃叫做無住。你不用執著住在涅槃，此或分別有餘、無餘，不用管它，本來如此，沒有什麼有餘或無餘，那只是假名罷了。所以住在那裡，知道就好，不要再去認為我現在已證到了什麼程度，是第幾禪，第幾色，或證到什麼？本來如此，一項而已。

以前菩妙法師找我去，中午吃飯時，恰好有一個人，叫林某某的，那人學了佛法就到處去說，非常愛說。我說七識和八識與吃飯有什麼關係？他啞口無言。什麼叫七識？七就是擦，擦色，（台語七識與擦色音同）我是八識（白色）啦！（台語八色與白色音同）他無話可說。那些人在那裡吃飯卻說恰好是七識？你看是否太離譜？這種人學了一些便愛講，是好啦，但這只是愛見悲。「你連七識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就算你知道第七識，你知道第八識嗎？還有第九識你知道否？第十識呢？第十識下去是什麼識？」他講不下去。他問我知道嗎？我知道。你愚我智，如此而已。不懂就是愚，懂就是智；你要怎樣說？真的無法說，我們只能說不可思議，不可說不可說，就用佛教術語去頂一下就好了。事實上只是知與不知，但知卻成了所知障。而那個不

知道的，笨笨的卻沒有所知障。兩個人評比起來，那老實的是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，是舜帝之治。這個人就是天天工作，晚上回來就吃飯，明天又去做，到死時也無煩惱，認為死是：「要回去我的祖厝。」其實「祖厝」是什麼樣子他根本就不認識，

他從未回去過，倘若知道，他走到了他的祖厝，但祖厝沒掛門牌號碼該如何？況且他已出來太久了，家裡的人早已不認識他。這裡只隔了一代就沒辦法認識，何況是從無始劫就出來至今還未回去過的。要回祖厝他也會高興：「你們這些年輕人，你們要行好，阿公阿媽現在要回祖厝了。」看他還滿歡喜的。那聰明人有所知障卻還輸給這種人？不輸。這個人回去真的有看到他的祖厝嗎？有，有看到。因為他信故。否則阿彌陀經所講的就是說謊了，所以是有的。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真是一言破千古。所以我們至少要能進入，進入後但不可以住著，若執著，若住，就無法解脫，就會變成繫縛，繫縛就是障，就是所知障，所知障會變成什麼呢？會變成煩惱障再來阻礙。所以懂就懂，若不懂還去執著：「我知道涅槃是什麼。」不停的說涅槃是什麼，那麼你就被涅槃所縛。涅槃本來就是涅槃，那裡還有一個有餘涅槃，無餘涅槃？那都是假話。

『其為稱也。因應而作。顯迹為生。息迹為滅。生名有餘。滅名無餘。
然則有無之稱。本乎無名。無名之道。於何不名。』

因為有個話來稱呼，我們才能交通感情，用種種的方法，用言語來交通感情，來比喻，以指見月，不是執指為月。因此所謂的有餘無餘都是稱呼用的假名。「其為稱也」是指要稱為有餘或無餘的這些名字是應其所需而說的。例如法生，法顯，我們便叫生；法滅、迹滅，則叫滅。一切心所法與外面的法是自然律的，我們看到了，知道那些是樹、豬或狗，那個能估計的心理也是心所法。那些法不論何時都是有的，雖然你要估計它才能存在，然而那是當然存在的。雖是存在，但若你問一個瞎子那裡有一棵樹嗎？他會說沒有，因為他沒看到，那樹的法則不生。因為我們看到了那是一棵樹，有樹故名生。

涅槃的意義與名詞若油然而生在我們的心裡，並住，那就叫有餘，有存在故；或者是還想要什麼功德，要做什麼事，尚有願力未了，仍有繫縛，那也是有餘。若我都沒有了願力，退休了，一切事情都放下了，不用煩惱吃飯，也不煩惱死，什麼都不煩惱，什麼都無所謂，內心所執的法都沒有了，這樣叫做無餘。有與無之稱是應那個物，應那個心所法來說的假名，本是無話可說的，故曰「因應而作，顯迹為生。」生就是有餘，緣息為滅，滅名無餘，但並非如此，這些只是假名。若人死後便說身體滅了就是無餘涅槃，這完全是個錯誤，不是這樣。而是要看此人的心理，他對宇宙法性的體認到達那裡，他的體認到了無所著，那就叫無餘。在無餘中仍然行動工作名無住，無住涅槃是最大乘的。你若是執著在有餘；或認為人死了，物質沒有了，這些都是有餘，這就是執著。

『然則有無之稱，本乎無名。』

無名之物在顯出或未顯時，何有有餘、無餘可說？無話可說。猶如冰和水，水成冰即是有餘，冰溶化成水就是無餘，濕性完全一樣，濕性不住於水亦不住於冰，濕性無住，濕性的理體法性就是無住涅槃。我們的精神亦應如是，去寄於無住，無住便無煩惱，無煩惱名解脫，解脫就是涅槃，就是證道，也就是菩提。

『是以至人居方而方。止圓而圓。在天而天。處人而人。』

原夫能天能人者。豈天人之所能哉。果以非天非人。故能天能人耳。』

你若是悟道的人。你要安住在無形法身的體，也就是法界體性，就是涅槃體。如水的濕性不是在水也不在冰，而是在性。濕性無名亦無住。聖人如是安在濕性上。濕性是水也好，是冰也好，它隨意，故名無住。我們知道了宇宙真理本性是無形的涅槃體，涅槃亦是假名，是一個不知所終，不知所止的東西，這種能力，就是大日如來的理智之德。我們若住在這個德性裡，那麼是人也好，狗也好，樹也好，不出生也好；我們若能站在法性的中心，這樣即是無住涅槃。所以安住在哪裡？聖人安住於法身體。體是源頭，相是諸法，用是活動。每一樣東西都具足體、相、用。有形的東西包含了體相用，這也就是法報化。無形的東西也有法報化，體相用。有形的和無形的均同質，故名平等，故能應用無方。

例如水放在四方盒裡冰就變成四角形，水放在三角盒冰就變成三角形，水放在圓盒冰就變成圓形，然冰和水只是一樣，這即叫做圓融性。所以真言將大日如來表徵為水，表圓融性，亦表無住，法體，這都是表示的。大日如來寄在「鏝」字就是水，這是比喻。其實大日如來是地水火風空識六大。此處是以他的本性圓融性假名寄於水，因為水最圓融，你將水放入任何的器皿中，皆能隨類成形。我們若能證到法界體性。也一樣的有圓融性，那時才

能開方便，應眾生之需要教化眾生。這個眾生是捕魚的，你就用捕魚的辦法，他是殺牛的你就用殺牛的辦法，他是水泥工你就用水泥工的辦法，他是木工的你就以木工的辦法，他是拿筆的你就用拿筆的辦法，你說的話都能契合他，契合就是用鉤、索、鎖、鈴去引，所以亦名圓融性。以方便的工具，應付眾生，由你「應用無方」，無一定的規律，如何應用皆隨你，聖人經由他覺悟的點，寄於法身體，應用無方，到處隨他去做。在學之人體悟這點後並立足於這個點上，使用各種方便去救度眾生，這就是度眾生的方法。方法不只一種，隨各人的職業與環境時代的不同，故曰「無刹而不現」，「刹」不是一定在某個地方，是指任何角度的意思。小塊土就含無量佛刹，一粒芥子也含無量佛刹，我們的社會是無量佛刹，身體也是無量佛刹；佛刹是指內心的德性，理德與智慧。大日如來是圓融的現象，隨眾生，隨眾生想變怎樣就變怎樣，故大日如來又名普賢王如來，亦名普賢菩薩，又稱普賢金剛。

「普賢身相如虛空。依真而住非國土，隨諸眾生心所欲，示現普身等一切。」這才是圓融，普賢如來就是大日如來，普遍的道理叫做普賢；道理甚深普遍，遍一切時空，名普賢。聖人住在大日如來 — 普賢如來處，所以他能應各人之所需而示現一切，惠施方便，無刹不現。這不是指有某一個人或佛，而是指人的心理作用，我們不能將此看成是某個人，若看做是某個人就不通了。

譬如我在公司服務，我便不能去救度眾生了？不是的，這樣就錯了。而是在那裡都能去救度眾生的。所以對一個程度不夠的人，便勸他要修一些善，他認為要修三千功八百行是很多很多，能被佛祖救度，但這種的貪著功德只是天。四禪以下修天的怕人吵。修菩薩行的人就不怕人吵了。菩薩位是地，在地上走。怕人吵是因為世間太辛苦，他便想去沒人吵的地方，這種心態以菩薩的角度來看，就是自私。菩薩如慈母，故菩薩畫像多為婦女，此表慈悲為懷，大悲為根，愛眾生如愛幼子，菩薩愛眾生就像幼稚園的老師或母親疼愛孩子一樣。但母親只疼愛自己的孩子，幼稚園的老師所愛卻是更多的小孩，菩薩可象徵為幼稚園的老師。我們比較疼愛自己的孩子，較不去管別

人的孩子。別人的孩子打我的孩子我就會罵他，罵這個孩子不乖，還打我的孩子。若幼稚園老師就會哄哄說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」他對雙方一樣疼愛，菩薩亦復如是。天人有自私，他為了功德，又怕人吵，由於種種的害怕阻礙，所以他只修到天人的位，他布施住相，有求功勞與代價的心理，所謂「住相布施升天福。」聖人住於無形的法身體，應用無方，無剎不現，哪裡能讓天人望其項背？天人哪能跟得上他的後塵？連背影都看不見，何況能跟上他的腳步？所以菩薩之行不是天人所能做得到的。普通的修行人，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最多只到天位而已。真正達到菩薩的，這也是指他的心理，是很少看到的。我們也不會修行，所以我們連天人的位都不夠格，何況是菩薩或佛？所以聖人能變化做天人去度天人。聖人猶如大學教授，故他能去教導天人；他能教小學、初中、高中或大學；菩薩能教天，能教人，能教化六道眾生。

『其為治也，故應而不為。因而不施。因而不施，故施莫之廣。

應而不為，故為莫之大。』

聖人教化眾生是應其所需去做。有需要他的地方就去做。像水從高山往下流，比它高，無需要他故他不用去。若低下的，只要需要他，水便自然會流過去。當你的水池滿了，水便流往低處。聖人救度眾生亦如是，若足夠了，他就不用再去救度，夠了就好。聖人之行猶如流水三昧，像水一樣，不向上流只向下流，那裡需要他就聚在那裡，它不會流走，水的性，只要需要，都供應的到，吃、飲、洗沒有水就不行，故水是大恩人。但你不能得罪它，水從山頂沖下去，土石都會崩落，故水不可激，水若被激連人都會被沖走，甚會淹死人。故水雖然很慈悲，卻也有忿怒性。

佛變作忿怒性就是明王，就凶悍了，大日如來變作不動明王，這也是被激到的緣故，不知你如何得罪了他；因為眾生做了不合乎宇宙原理的事使他生氣，他生氣便要治癒你，治得你乖乖的，你乖乖的就如水流到最低處又變成平的。你做的事若違背了宇宙的道理，違背了社會的公約；水如聖人，

聖人如水；故他會給你某種程度的教化。他教化眾生是應眾生的需要而做，但是他無施而施，無作而作。無心布施是無心認為自己是在為你工作，故他沒有代價，他不認為布施有什麼功德，這是不施而施故不執著，心空故，心就像虛空一樣，與虛空相應；心空時與虛空一樣，虛空很大所以功德也很廣大。因為他需要，我們就應幫忙而不取代價，這樣去工作就與虛空一樣大。這個無代價的大不僅是自己去做！更要自作，教他作，見作隨喜。這樣才能完成真正的修行，入到三摩地。如果只是你一個人做，不讓別人幫忙做，那也是自私。你一個人能做多少呢？所以你做也要叫別人做，這樣才能廣大。你看到別人在做，你也要歡喜，這樣才更大。你的心才能改造成功。所以自作，教他作，見作隨喜，這三項即是修行的真正目標。這就是修行的過程，不一定要在某處，在那裡都是修行的道場。你若認為要去某個道場或是在家裡修行才是修行，這樣就太離譜了。道場是我們製造心靈的歸順。道場是什麼？是心的歸順。因為凡夫染習深重，故要對道理加以瞭解，瞭解宇宙本來的體性是清淨無染的，故我們藉著此身來修種種的三摩地法，去改正精神，去體悟到本來的原理，這就是修行的法門。

『為莫之大，故乃返於小成。施莫之廣，故乃歸乎無名。』

聖人的工作就是這樣，去做的事那麼的大而無代價；無代價等於是小，這叫做大智小成，小成的意思是入於微細，就是有形入於無形。宇宙的森羅萬象是有形的，入於本性是無形的，無形可大可小。很大的東西入到本性就隱沒看不到，故名小，這就是成道，成道了涅槃體名小，叫小成。施為甚大而無代價；達到了空，無相、無願三解脫，就無代價的名詞了。沒有代價的名詞叫做絕，亦名「返一絕跡。」而實在的說連一也無，如環無端。像一個空洞，空洞就是整個的諸法。諸法就是空洞，空洞就是諸法，性相不二。瞭解到這個，你的煩惱就沒有了。

『經曰：菩提之道。不可圖度。高而無上。廣不可極。淵而無下。深不可測。大包天地。細入無間。故謂之道。然則涅槃之道。不可以有無得之。明矣。』

「菩提之道，不可圖度。」菩提是指宇宙的本性，又號之道，道與菩提是相同的意思。發心修行，要做佛的工作，叫做發菩提心，亦名發道心。諸法生出來即心所浮起來，是無限多的，但修行之後心就滅了，諸法也無影無蹤了。所以高、廣、低、深均不可圖度；不能畫，不能以尺量，也無法去臆測度量，所以曰「高而無上。」無法說故，因為宇宙虛空無限大故。現在的太空梭也無法達到極至，宇宙的頂端在哪裡？無人知曉，無法想像的。「高而無上，廣不可極。」高是時間，廣是空間，空間不知有多廣，我們只知道地球，地球以外的太陽系，和太陽系以外，哇！真是廣不可極，無有終點。深呢？在太空中，深也無有上下，大到包羅整個時間與空間，小到無間，無間是非常微細的相接，無有間隔，密度極密到無間隔之細小，已無空間。

宇宙整個的法性名道，道假名涅槃。涅槃那麼大那麼寬，一下子是有形，一下子是無形，但不是有形也不是無形，非水非冰，是性，性怎麼會有名？沒有「有」和「無」的名詞，故曰：「涅槃無名。」

言教之外要有身教，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，大家到醫院去訪問病人，為他們唸咒，祈禱。若遇到基督教徒時他說：「我是基督徒，我信上帝就好！」這時，你要用什麼辦法去跟他說？你可以：「我們也信上帝，上帝與我同在！你們的上帝叫耶和華，我們的上帝叫大日如來，同樣都是那個人。我們為你祈禱，是不跟你收錢的。」這些手腕，也是身教的一種，以身去做事。他若問：「你們道理是什麼？」你就要解釋道理給他聽。若他信佛教，就要問他信哪一宗？淨土、禪或律？他信密宗就說密宗很好，但如他信禪就說禪不好這是不對的。人的潛在意識很頑固，他若信淨土，你對他說淨土不好，信禪才好，這樣說是沒效的，這樣的偏頗不是他的錯而是我們的

錯，是我們對教理未通達。真言宗包括了十宗，每一宗都有，組織比較微妙，在「道場觀」裡就有淨土、禪、律、密等等，若你不會做課，就只念本尊咒或一個短咒或心咒，其效果也與做功課一樣。念阿彌陀佛習慣的人，對他們說：「其實不然，念咒比較效果。」問：「你有何根據？」答：「顯教說定業不可轉，但真言能轉定業，何況不定業？所以念咒最好。」你們要想辦法勸化他，讓他相信。若問：「我師父說念佛就好念咒沒用。」答：「你師父早晚課有否唸咒？有呀！不然叫你師父不要念咒！早晚課，度亡，拔度，早晚施食都不要念咒。我們要去說服別人，要想出辦法和手腕。至於講道理是對程度較高的人講的，對低的人則不用，只要令他信仰就好，因為信者必得救，這確實是有道理的，也是最要緊的。」

此外，學到較高層次的人，已學到禪，但未必他的禪功有多好，道理有多深，此人未必已了脫。有一個人讓人叫了祖師，是談禪的，有一次他被人設計，騙他：「你這塊土地是農業地，我來幫你變更成建地，政府單位的人我很熟。」就這樣，他全部的金錢就像被金光黨大盜騙走。鼎鼎大名的高級人士，又是禪的祖師，一百八十萬就沒了，真讓人忿忿不平。但他連知識都沒有，哪裡還會有智慧呢？你們說道理給人聽，自己卻被人牽入迷魂陣，這問題就大了。若不願被人牽入迷魂陣，就要有知識，知識能變成智慧。人人都說：我笨過一次就好。但每個人非要笨到死不可，隨時都在笨。哪種人最行？最了不起的人也得死。要知道，誰最行，誰是祖師，那些話都是假的。哪一個人最行？任何人都說自己最了不起，沒有一個人肯認輸；醫生、相命的、地理師，無論那一個，只要問他，他都會說：「那個人不行啦！我們才是正牌的，他們有什麼好？你所看到的是不對的，只有我們才對。」你們這派的正否？還是未知數。誰能判定正與不正？若有個人能判別人正與不正，如此公平的人，我們就拜那個人為師好了，對不對？他的臉上有寫「正」字嗎？沒寫。這個師父的道理是否透徹？是否只是一張會說的嘴？他的精神有否達到？什麼師父我不認識他，打赤腳的也有大師父呢，穿皮鞋的也是大師父，穿二十五條祖衣的是大師父，穿破衫襤褸的亦是大師父，那你要如何看？你如有智慧，就能夠聽出他說出來的機鋒在那裡，聽了：「這個夠水準。」

但你自己的修養要到那個程度才行呀！你修養不到，那個師父開出來的機鋒你就接不上，而且你聽了之後，認為那師父說的是婦孺小子。問：「師父！佛是什麼？」答：「狗屎乾呀！」認為：「很糟糕，他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他會墮入地獄。」這個師父夠格否？師父說佛是狗屎乾，對啊！佛是狗屎乾。這個道理你自己去研究看看是不是這樣？佛是最大的，是在供桌上被拜的。花了幾億，蓋了一座寺廟，但裡面只立了這一尊，這一尊最偉大，怎麼說是狗屎乾？但說狗屎乾的那個人才是真正的認識佛，而認為不能說佛是狗屎乾的人卻不認識佛。老實告訴你們，那個不識佛，而我也不認識，佛是什麼樣子我也不曉得，你們來這裡也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的學識要充實，要研究，不要讓人騙了，學佛是學不要被騙，要勸人來信而不受騙，信了之後還要做些佛思想性的工作，這是很要緊的事。若他聽到你的感化便能相信你的思想，你就度了這個人。

被度的人必須寄付一些錢在寺院裡，或要在寺院工作才能叫做信徒嗎？不是。這人因你的感化，從此聽你的，他時時刻刻感激：「若不是聽到某某人的開示，我就永遠糊里糊塗的，錯誤了信仰。」這個人被你度了，你的功德永遠存在。譬如我們在這裡的團體宗教活動，只要能接觸到此範圍的波長所及，並有相同思想，常一起活動，研討修學，交換知識，漸漸地精神昇華，這是最要緊的，有人能這樣的話，就是受到度化。事實上，我只有一個「肚」而已，我無法度那麼多，各人去發揮各人的功德；我教你們這麼做，你們就照這樣去做，我自己也這樣做。自做，教他做，見做隨喜。如此功德平等。希望將來有更好的辦法能感化別人，促使世界太平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基礎要先打好，基礎不好就不夠資格去感化別人。感化的對象若是幼稚園，就說幼稚園的話，國中就說國中的道理，大學就說大學的道理。若我只學到高中，也能把道理拿出來就算很行了。說自己是某某法師，某某大居士，或某某祖師，若被問一問，就傻了，還生起氣來，如人問：「你已經悟到禪的道理了，怎麼還會生氣？」不問不倒，越問越倒。我們要感化人家，對於修學的問題更要有肚量，否則被問時就生氣，辯輸別人乾脆用哭的，那就不行了，故自己的道理要充實。

道理只有一條，但邀人來信仰的方法卻有很多條；信仰會有什麼獲得，信仰佛祖會保護你，各依你的導引方法而定。譬如來寺院拜佛，佛祖會保佑你，這是有道理的，為什麼？你覺得信佛，佛會保佑，故你叫他人也來信，不過這樣，他的程度只能與你相同而已。你對他說，信佛祖會得到保佑，因為拜佛心能清淨，煩惱會消滅，這等於就是受到佛祖的保佑了；我叫你來信佛來禮佛，你的煩惱沒有了，你起了歡喜心，還會布施，持戒，精進，精神能夠鎮定，煩惱會消失，這就是消災了。所以被你感化的人，同樣一句話，因程度的不同，看法就會有所不同。若對於自認學問很高什麼也不信的人，你可說：「你再怎麼高還是不夠高，因道高無限，道深亦是無法臆測。」我們須經別人開破、點醒，但不是用手指點一下就能得道的。點醒之後還要用點你的方法去思惟，思惟名修，名思惟修，思惟後把道理悟出來才叫覺悟。

從前傅大士上台講金剛經，只拍案一聲便下座，這算最深也算是最淺的，只拍案，未開口。人問：「傅大士講金剛經，怎麼一上台就下來了？」境界不夠的，以為他沒說。而誌公禪師卻說他已經把金剛經講完了。所謂收如微塵，放如宇宙。他拍個桌子已算是很大了，哪會小？

「菩提之道」，這菩提是多說的，因為菩提就是道。菩提 - 冒地，(印度語)是覺醒的意思，覺醒什麼？覺醒的本體就是道，要覺醒的心理也是道。要瞭解那個心理的原理，心裡的諸法。你所看到的諸法即是你的心理。譬如你觀想佛在對面，你就認為佛就是在對面？不是，是佛在你的心裡。若你不用心觀佛就不會生出來，所以觀遠觀近都是你的心。你觀台北有一個鐵塔是你心想的，左營有一座鐵塔也是你心想的，你心若不想，則台北或左營的鐵塔就無有。佛的遠近都是心，所以外面的現象與心裡的現象恰好平衡，外面的道理與裡面的道是相同的道，覺就是道，我要覺道就是要瞭解自己的心。我心的狀態就是道，就是宇宙的大原理。為什麼我的心是宇宙大原理呢？因為整個的大宇宙中，我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宇宙像一塊鐵，我是鐵中的原子，很多原子在一起才成了這塊鐵，我是裡面的一份子，故脈脈相通，所以我的心大如宇宙，不知有多大，不可圖度，不能畫，也不能用尺量，更不能想像，

不知有多高，是無止境的。

古時候的人說天有多高呢？說天是低低的。老一輩的人說天只有七丈高，說三丈六的樓梯是半天高了，天共高七丈而已。長輩說：「有次因為太陽太大了，大家熱得無處躲，都到洞內躲避。」後來因為在早晨時婦人們拿著竹刷子洗馬桶，天是清潔的，害怕污穢，天就一直向上升高，高到七丈；但她們藉著樓梯一直刷上去，後來天就高而無上了，這是傳說。

「高而無上」，是沒有再高的。「廣不可極」，是廣無終點。道的意思就是指整個的時空。廣大是指空間，寬廣無止境。豎是指時間，直線的，不知從何來？去也無止境。無止境的時間與無止境的空間不是在指地球，而是指時空。時空無限，所以時空即是道。時空無從描述，是形式上的象徵。無限時空裡是無限的光線，無限的光是無限的物質，這些物質是什麼？是細胞，也就是微塵、電子、核子等這些看不見的東西，我們以為空中沒有東西？有，若沒有東西我們就無法呼吸，飛機也就無法飛行。裡面有空氣，有氧氣，也有不好的空氣。我們需要的是氧氣，但工廠煙囪的煤煙也跑了出來，對我們不適合的叫做空氣污染，所以空間裡有東西，不是無。空氣中充滿物質原子，充滿了物質但不能說有或說無。若說有，但肉眼看不到，也摸不到；若說無，卻確實是有這些物質。眼睛看不到故說無，若看得到就說有，這就是凡夫見。微細的電子核子組合變成了微塵，微塵組合變成看得到的物質，互相陰陽雜交，因緣所生法，生出物質，這種組合的物質是會瓦解的。如冰是因為水遇冷凝結成冰，加熱又能溶解成水，水再氣化變成水蒸氣就看不見了，看不見的蒸氣又變成水，水能讓你滅頂不能呼吸，水再凝結成冰能把你凍死。這種微妙的事情，你若說無卻是有，你說是有又是無。你要悟到這個道理，知道諸法是無自性，性空的，名空門。你瞭解並體悟到了，叫體空；是真正的體會到，就像喝水，真正的喝到叫體空。

初學者不明瞭故可以去思惟，拿一棵樹來比喻：樹的當初只是一粒種子，種了下去，它吸收水分和肥料，數年後，這棵樹卻變成了幾萬斤。有一

天火燒山，這棵樹就成了灰，幾萬斤的東西剎那間就變成了灰燼，成了無有。那麼這棵樹是有還是無呢？這棵樹的有是假有，假組織而有，若是真的有就不會壞掉，有什麼是不會壞掉的呢？空不會壞。空這種原素你如何的燒都不會無，空是無始無終的，不管你怎麼破壞它都無法被消滅。但空中有原素，若是無原素，就不會發生萬物了。空燒不壞，最堅硬，不會沒有，不會滅，也不會增多，那些就是那些，不生不滅，其性是永遠存在不滅的。不生就是「涅」，不滅就是「槃」；不生不滅是空，不生不滅是時空，不生不滅是現象。現象即實在，現象無自性。空的原料就是實在，實在即是空。故現象即實在，若說成「現象即實在所變的」會比較容易瞭解。又實在即現象，實在是空性，會生出現象，現象即實在所變；現象即實在，實在即現象。人也是現象即實在。有一天現象會變成實在，而最初是實在變成現象的。我們會死，然而死有死嗎？死而無死，不生不滅怎麼會死？因為錯認此身為父母所生故名生，嗚呼哀哉不能呼吸故名死。生死是世間見，凡夫見。聖人叫你修道是讓你悟到人生就如同水變成冰一樣，死就像是冰變成水；水變冰，冰變水根本是無生死的，悟到本性無有生死就是證入涅槃。

所以說大能大到無限，小能小到無間。無間是無有間隔縫隙可入。整個無限大的時空就是道，就是涅槃之道。涅槃之道是現象，現象會變成實在，實在也會變成現象。故不可以有無得之，不能說是有，也不能說是無。若說無卻會生出現象，說有但以後會變成無。如未生以前似無，但不能說是有也不能說是無。故涅槃之道亦不可以用有或無來肯定。要修道、要覺悟，祇是如此而已。否則我們就變成了凡夫見。東西掉了、壞了、失去了，會感到非常不捨，得到了又很歡喜。沒有一樣東西不會進入空的，最後一定會壞掉，若不會壞，這宇宙就會變成僵化的了；人生出來就永遠不會死，鐵也會生鏽也會熔化啊！新陳代謝即是無常。科學家說：七年，身上的細胞就已全部換過，這確實如此。還記得孩提時在追逐，胖嘟嘟的，幼稚的很，現在變得雞皮鶴髮，背比大象的背脊還要彎曲。過去認為那位女孩很漂亮，是求之不得的，現在遇到了：「這個女人幸虧我當年沒追到，若追到了，我會後悔！」你會怨嘆。不只是那個人如此，連我們自己亦復如是，絕對躲不掉的。

所以要知道諸法皆悉無常，時時刻刻的在變。對這個「變」的性空學你若未能瞭解，便會害怕失去，進而生起煩惱。佛教要讓你瞭解到這個，你就不會煩惱，不煩惱就是解脫。解脫不是飛上天去，你知道淨土就在這裡。真言宗的淨土是彌勒淨土，此處就是淨土，天堂也在這裡。一切境界都在這裡？很遙遠卻與這裡連在一起。遠和近是一樣的，那麼哪裡才是中心呢？處處都是中心，你家是中心，我家也是中心，到處都是中心。無宇宙，無上下，無極，無中心，任何處都是中心，任何時都是極，極而無極，任何處永遠都是中心。中心在哪裡？你自己去摸，在你心中，你摸得到，煩惱就解脫。

『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。見滅度便謂之無。有無之境。

妄想之域。豈足以標榜玄道，而語聖心者乎！』

過去不像現在科學發達，沒有冰箱的人，看到了冰箱覺得好奇怪。早期我們在孩提時，冰棒還未利用機械去製造，冰棒是用一個冰筒，旁邊放鹽，把竹支插在糖水盒中，等凝結成冰塊，又浸在較熱的水中再拿出來，然後就變成冰棒。那時越想越奇怪，為何把竹子插入水中就會變成一支冰棒？怎麼也想不通。當時科學不發達，以前「枝仔冰城」做冰棒，我們都去買來吃，吃下去冰又溶化成水，想不通怎麼冰會變成水？而那冰棒又是硬的。我們看著水變成冰，冰棒是有，若不吃，一下子冰就溶化了，「唉！冰棒才放一下，等會兒才吃，怎麼變沒有了？是蒼蠅吃掉？」而且剛好看見蒼蠅在飛，這就是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。」我們也一樣，現在的身體與五、六歲時不同，難道是五、六歲時的身體已經死了？現在是重新生的嗎？為何會變成了老人？老人還要死，既然生為何要死？「見滅度便謂之無。」死並非死，只是代謝、變化，人出生至死亡是大變化，但時時都在小變化。一期之存在我們名之為有，一期之消滅名之為無，這是以世俗說的。學道者見到性本來是不生不滅的原理，就不會像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，亦不會見滅度便謂之無，因為都只是凡夫見，若無凡夫見，就不執著了。

例如今天掉了一萬塊錢，感到很可惜，若是吃掉倒還不要緊，掉了卻覺得很可惜。人很奇怪，譬如你到酒家吃飯，「八寶丸」大顆的要上百元，小粒的也要好幾十元。八寶丸不小心掉在餐桌上，你就不願將它夾起來，為什麼？是桌子很髒嗎？你不願夾起來，是認為不體面。待會兒你自己去戲院，買包花生，不小心掉了一粒，你卻用掉了一盒的火柴然後蹲下去找，朋友問你在找什麼？「沒有啦，我掉了一粒花生。」一粒花生卻用一盒火柴去找，你想我們矛盾否？這就是迷。能吃就撿起來吃，東西掉了就算了，但卻焦頭爛額，急得團團轉。一萬元掉了就掉了，找不到就找不到，若你知道錢在附近還可以去找，若已是很久遠的事，幹嘛還要找？就是登報也找不到，只是徒增煩惱，甚至還吃不下睡不好。另外我們會貪，想去賭，贏一次，但是賭輸了，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，這都是被自己的矛盾心所作弄；本來睡的很好，無緣無故輸了好幾萬，害得睡不著自找麻煩。我們一念迷就是貪，貪什麼？貪要贏一些錢，故會輸，輸了便起煩惱。贏了就歡喜，歡喜便喝一杯，喝完也沒了；輸的錢也沒了。從年頭賭到年尾，結算一下還是輸，沒贏錢，贏的錢也吃掉了。這就是我們不能把原理想清楚。

修行人就不是這樣，我曾說過：以前有一位和尚，住在山上，有次拿柴到城市來賣，把賺的錢買了一個壺，他把壺綁在竹竿上，搖搖擺擺的回去，竹竿上並無鉤子，走到半路，壺掉了下來，破了。這個和尚知道了，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去。他不是傻，他知道，也聽到壺摔破了，也感覺竿的一端輕了許多，但為什麼他不回頭看呢？若是我們就一定會回頭看，還會捨不得的再撿起來拼一拼。你們要知道，這動作是多餘的。若是怕讓人踩到會傷到腳把它掃掉還算慈悲，但壺破了就破了，再補也無法修復。那位和尚已瞭解到，並且已經開悟，故瀟灑不執著，破了就破了，如人死不能復生，頭也不回的就回去了。我們與他的心境一比就知道。以這個例子比喻給你們聽，你們回去就應運用這種心情在行住坐臥中處事，這就是修道喔！這是在日常生活的大道場中修道喔！

日本一休禪師，在孩提時很聰明調皮，是小沙彌，做孩子王。他的師父也很有名，大家都送他一些寶貝、古董、玉碗、玉杯，遇到有錢人或貴賓來訪，他就拿出來炫耀，並告訴這些小徒弟：「師父不在時不要來亂翻東西喔！小孩是不行看的，這寶貝是大官送的，不能碰。」而且他師父平常很會講經，如「四大皆空，本無生死。逝者已矣！去的就去了，破了就破了，不用留戀……。」常說這些道理給大家聽。有一天，師父外出，一休和師兄弟們遊戲，大家趁機叫一休拿玉杯來看。玉杯非常美，大家搶來搶去，不小心玉杯打破了。大家很煩惱，怕師父回來後會被揍。一休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來負責，大家沒事。」師父回來，一休很有禮貌的向前打招呼：「師父！您回來了。」「是啊」師父很高興，師父徒弟如父子一般，並叫他去玩。「師父！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！」師父說：「聽我講經就夠了。」一休說：「你曾說一切無常？」師父說：「當然囉，一切無常。」「您說所有東西都是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？」「對啊，是假組織的啊。」「故所有東西都不能永遠存在了？」「當然啦，東西會壞呀！哪能永遠存在？一切無常，是佛祖說的啊！」「師父！您能肯定嗎？」「肯定，是真的。」一休就把玉杯的碎片拿了出來。師父一看：「哎喲！你怎麼把它弄成這樣？」但師父無話可說，一切無常，會壞的呀！便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壞了就算了。」師父看到玉杯破了還嚇了一跳，你便可以推測到師父的境界。他本是個很瀟灑的人，但看到玉杯破了仍會驚嚇到，你說這是執著否？

我們修行當中，自己是不是也是這樣？譬如我們在講經，或在坐禪、看書；忽然屋裡發生了事，例如小孩子犯錯，那時我們的心情會如何？你能冷靜的去教訓孩子，還是變化自己的心情？這是很嚴肅的問題。先不說孩子是好是壞，自己生氣就不對了，這樣連「十牛圖」中的第十圖的程度都未到；這就是修行中的一種體驗。我們的行住坐臥都是修行。雖然明明知道諸法性空，一切無常，進入空門就能解脫煩惱。但若只因打破一個杯子就好幾夜睡不著……。現在的問題點破了，是徒弟救了師父，讓師父不再因為杯子破了而煩惱失眠，師父不再煩惱是徒弟救的，依此可知師父境界的高低。這即是大修行的訣竅。

『意謂至人寂怕無兆。隱顯同源。存不為有。亡不為無。

何則？佛言：吾無生不生。雖生不生。無形不形。

雖形不形。以知存不為有。』

至人是悟道或很高尚的修養家，是通達道理之人，在行住坐臥中都能檢視身心，是有中心思想的人。他們如同站在輪的中心，達到轉而不轉的狀態，心寂，心不會離開軸心之外。若心有絲毫的背離，就會跑出圈外，就有兆始。故他的位置不變，只在中心，雖自轉而未轉，心不動。心一動念就是兆始。心絲毫沒有離開中心曰「無兆」。心如同鏡的所照名「用」，又名「顯」。站立在中心點不動如鏡體，不動的鏡體謂之「隱」。鏡能照到物名「顯」。鏡裡雖有諸法在顯，然鏡「寂怕無兆」。鏡不動，可是在不動中卻顯出森羅萬象。鏡不動，但鏡中的相卻在動。我們想想這面鏡子是動或不動？鏡子一照，一切的人或草木禽獸都照入，鏡裡的影如同銀幕上的影，我們看是有動，鏡卻寂然無兆，寂然不動。至人的心就像鏡，隱顯同源。應萬事，周萬事，應付萬機。至人的心像鏡，「事來即應，事去不留。」這句話來形容最能瞭解，有事就應付，要說什麼要做什麼都無所謂，因為他的心像鏡，寂然不動，這是在象徵隱顯同源。這個鏡子指的是我們的心，心鏡。

「存不為有、亡不為無」，諸法在顯在動不能說是有，諸法不在鏡子前面，鏡中無影了，叫做亡。亡，鏡子就不在了嗎？鏡仍在。鏡裡有諸法顯現或無諸法顯現，鏡體照常不動。「吾無生不生」就是沒有的東西而在出生。像鏡，影像是假，卻有影像生出來；宇宙中本來無有諸法，諸法卻能顯現；無有諸法只是法尚未成形，並不是無。故「無生不生」就是無生的東西時時都在生。「雖生不生」。雖然顯現，然宇宙之原理仍然一樣。如水變冰，哪有什麼生或不生？諸法像冰，本性像水。冰雖生不生，雖然生出冰，但根本不是生，只是水變化成冰。「無形不形」指不論何時都在變化，變化成不同的形；今天，明天，後天的形不停的在變。就如剛才說的老太婆一樣，才是小姐，過幾天就變成老太婆，形體在變來變去。

「雖形不形」根本只是代謝而已。外形在變而本體無差錯，本體無增加，老人是六大具足，小孩亦是六大具足，老人與小孩本體一樣多。「以知存不為有」所以世間所有顯現的諸法，不是有，只是妙有。顯教說假有，真言說妙有對諸法的自性與實相瞭解後，就能瞭解了我們的身體，瞭解了身體就能瞭解外界。外界和此身是同樣的一個，故我是宇宙，宇宙就是我；我是虛空，虛空就是我；我與虛空一樣大，虛空也與我一樣大。身體小嗎？宇宙大嗎？小不為小，大不為大；小而無間，大而不可極。我們認為：我身體只是這麼小，怎麼能與宇宙相比？但宇宙跟你一樣大。一微塵一世界，一芥子藏須彌，一毛端納四大海。小小的芥子卻與須彌山一樣大，為什麼？具足六大故。一毛孔能容四大海，與四大海水一樣大；小而無間，小的毛孔卻與地球上的四大海完全一樣，為什麼？我即法界，法界即我。瞭解這個道理以後，人就不需消滅物質，並且要活在物質之中，這樣你就悟到了法身，你就能即身進入法身佛的境界裡，就是入悟其中的境界，體悟這個境界就是成佛。成佛的多久要看你悟的時間是長是短，若你現在想到、悟到，那你現在就已成佛。等一下忘記了就是等一下沒有成佛。你今天覺悟這個，明天也覺悟這個，天天都覺悟這個，永遠不忘記，你就永遠都在成佛。

坐在那裡，一物不思，心如鏡，如水無痕，這就入到了法界體性，這時就是成佛。若在外面行走就不是佛了，這叫做「坐禪」，坐禪是曹洞宗派。我們一悟百悟，一了百了，此屬臨濟的待悟禪，臨濟的修行人較無拘束。曹洞宗的坐禪，規定身體要有一定的姿式，規定一天有一定的次數規矩。臨濟較放縱，就如師父說坐禪了，有人還翹個腳躺在床上。師父說：「人家在坐禪了，你怎麼還不起來？」「我在悟，我在悟道理呢！」這對臨濟的師父說得通，若是曹洞宗就說不通了，會挨板，不照做不行。所以臨濟是待悟禪，較放縱。這有好處否？有好處也有壞處。為什麼？因為若不是真心在悟道的人，就會懶惰，躺在床上翹個腳，偷懶卻說是在修行，悟道理，他哪裡是在悟道理？事實是懶惰不想去坐，是不得已才出家，不是積極要悟道才去當和尚的，這是壞處。還有師家若無神通，看到那個人在睡覺，不知他是否在悟道理或是在睡，師家無法知道、無法看清就被騙了，這也是壞處。若是曹洞

宗在打坐時，想家、想小姐之類的，這時師家就會知道，劈下去，「你在胡想些什麼？」他能把你想些什麼都說給你聽，讓你假不了。從哪裡知道？從眼睛可以知道，眼睛閉著或打開或轉動等都可以知道，這是秘訣。還有身上會放出光線，若在想小姐，這個人身上發出來的光是桃色，不可以說成黃色。說黃色是不懂會被打嘴巴的，要說桃色。若有殺氣，發出來的光是黑色，黑煙色。譬如這人很自私，尚未坐禪時，有人向他借幾塊錢買素食麵，他說：「你時常向我借錢，真討厭！」坐禪時仍在想「這個人真討厭，時常來借錢。」這種吝嗇的心一發，立刻就有綠色的光發出來，師家從那裡過，「喔！你在想什麼？」就打，順便還指點一下。所以師家還要練到此功夫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這是有功夫可練的，這種功夫不可說不可說，你們坐禪坐到好的時候就會悟到。

『經云：菩薩入無盡三昧。盡見過去滅度諸佛。

又云：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。以知亡不為無。』

這是說菩薩修佛道證悟後倒駕慈航，「菩薩落荒草」是來救度眾生而活動的人。做某個活動都能入於正定，任何事都能入於正定，不是只有某一項工作才能入正定，故正定有很多種；看到花能入花鬘三摩地，看到跳舞就能入舞蹈三摩地，什麼事都能入三摩地，看到大宴客等飲食料理也能入大宴三摩地，入宴會三摩地，難道不行嗎？可以呀！所以每一項事物都能藉用那事物的境去入於三摩地，不亂就叫做三摩地，若被迷惑就不是三摩地。我們要有自主正見的定力，那就是入三摩地。菩薩在世間救度的眾生有很多種類，故他的三摩地也就無盡。

由無盡的三摩地看去，一切眾生皆是由自性、由佛性發生的。本來眾生都是佛，完全是由六大所成，因為他不明瞭故名為眾生，有煩惱故名眾生，煩惱解脫故名覺者、名佛。菩薩是已經覺悟的人，並要教化其他人開悟，所以他進入無盡三昧時，盡見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芸芸眾生，都是過去滅度的諸佛，本來就具佛性，具足如來德性，眾生是已滅度的佛，不是現在未修行才來度化他們的，要如何度？一般說修行後才能成佛，但本來就是佛。因為你不明瞭，才讓煩惱覆蓋，若明白，你本來就是佛了。菩薩看芸芸眾生，不論滅度不滅度都是不生不滅的道體，這種道體就是涅槃之道。所以菩薩的心不是進入死寂，沒有入於涅槃的中心。此處講的涅槃是指無有動轉的中心。所以菩薩入涅槃而不涅槃，入於中心不動而動，不是死的；像針插在輪的軸心，軸心即是道，看似不動卻有在動轉；雖在轉動而位置不變。所以入於中心是指入於涅槃，無動而動；是心死而未死，未死又很像是死。鏡，看起來沒什麼作用，而鏡卻能照萬物，所以涅槃而不涅槃，故菩薩覺悟之後入於眾生世界去做救度眾生的活動，做一個佛陀思想的工作者。佛陀所說的工作，這種人都去做，自作、教他作、見作隨喜，樣樣都做。在行住坐臥中照著這個意思去悟，站在那個中心，像鏡，「存之不為有，亡之不為無。」動而不

動，不動而動。在涅槃而不涅槃。在這種境界中去活動，如此才能成佛，才能解脫。不是你去山裡，去灰身滅智。若要那樣很簡單，去注射或吃安眠藥讓他麻痺，針一打，一物不知；甚或腦震盪的，白痴的，流口水的，他們都成佛了嗎？不是的。那些人無智慧，也不會救度眾生。他沒有覺知的功能，那只是白痴。白痴的體雖是佛體，但是他的精神未能悟道，不名成佛。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站在這個中心點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去運用你的心，不要再讓社會的境所騙。你有這個覺知的境，知道現象即實在，實在即現象。不再讓境所騙，不讓它所迷，不讓它所執！杯子破了就算了，知道這些皆是無常，不要再起煩惱。錢花完就算了，再賺就會有，不要再起煩惱，再想就會生出因果。因是中途生起的，所以因不可得。若無因則無果，知道不可得，是從中途而來的，你不要再翻出來，不要再製造因，就不會成果了。我們知道了這點，才能入於中心，能入於中心就能成佛。

我們與宇宙具足同樣的功能，我們所修的法要能發揮功能，要自利利他，自證化他。要具備這種功能有兩個辦法，一個是漸修的觀念，此名別德，別德就是我們修完這一部再修另一部，一直修一直修，像真言宗所說的十六菩薩生，修十六種三摩地法或工作或觀念法，證到如來應要瞭解並要做到的功能，就是十六生成佛。另一種是：菩薩與他的四智菩薩同坐一個月輪，同時具足圓滿、完整的法，這是最高的法。真言宗的修法有漸亦有頓的法，漸的方法是十六生成佛。同一月輪、同一蓮花，同時，即時，十六生菩薩的功能在一次完成，這是即刻頓悟的方法。這種方法是把分批要講的道理一次全部統一起來，再去看看那個原理是什麼？我們的優點在哪裡？特性在哪裡？譬如我們愛看戲有愛看戲的本性，愛賭博有愛賭博的本性。有那種本性才能發出那種行為，若沒有種籽，就不會發芽，芽是無常，種性是常。一切的諸法，組織之法，都是生滅的。我會賭博，看戲，跳舞.....，這些諸法與行動，都只是客塵，只是被迷，忘記看我們的自性而已。我們本來的「種」為何會發生？我們只看到外表所開的花，而未看到本來的種。玫瑰花開出來是紅的，花紅不是染的，本來就是紅的，有紅的種故。我們會賭博也有那個種，故說貪瞋痴是如來密號。有了種籽，你再經過組織，水、空氣、肥料等增上

緣使它發生，讓它發芽開花。開的花本性就是紅的，不是染的，但這朵花是經過因緣組合後才開的。故本性是真的，諸法是顯現的。能顯諸法的本性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本來面目，也就是性。我們要見那個性，即是我已經清楚，沒有雜染的觀念，能看破一切了，這樣即是明心。知道這個性便知道了這個功能的內容與理趣，這就是見性。見性的人，不需等到花滅。而是在同一月輪、同一蓮花上 - 生出的諸法直接經由眼耳鼻舌身意去組織，同體去看，同體去用。跳舞的自性是本來就有的，像蓮花本來是紅的，蓮體本染，不為外面的污垢所染。玫瑰花的自性 是紅的它才會開出紅色的花。你只看到外在的紅是美的，但你若沒有看到它的本性，那麼你就是凡夫。要知道它的本性是自然有的，這個法是本性顯出來的。

好比說：兩隻手有十隻手指，十隻手指是本性，原本沒有看到法，但現在結個手印就能比出了一個法。手能變成三鉗杵，三鉗杵就是法，當你看到了三鉗杵便忘記了那十隻手指。十隻手指還能變別的法，十隻手指是兩隻手的內容，兩隻手是十隻手指的本性，手印又以十隻手指為本性，兩隻手又以身體本性，整個身又以理德為本性。能作用的是智德，智德是我們精神內涵的本性，這個本性能變出諸法，此諸法是假的，是我本性所顯現的，你瞭解到這個就是見性。見性就是對諸法的執著已經瞭解並且不會執著它。執有我執與法執，這兩個執就有人我與法我。有人我就有我和你的對待，就不是絕對的自性了。

若了悟了人我法，心便能平等，心平等猶如虛空，無對待，像一，這個一是性空的，性空卻包藏著無限的恆沙功德。這些恆沙功德不是不用，而是在完全瞭解與見性之後，才再將這些功能去儘量的發揮。潛能要儘量的發揮，你的本性與身體機械所能顯出來的法才能產生價值，發生價值就是利益別人，而不是要去侵略他人。因為見性之後便沒有了人我的對待，一切都變成了自己，故沒有侵略別人的觀念，這時的精神是完全統一的。統一故，就沒了人我法，所有的法只有人、法這兩項。所以貪瞋痴三毒，或是欲觸愛慢、病魔、死魔、煩惱魔、天魔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心功能所變現的。依顯

教來說，病魔是物理的。但物理中亦有理德與智德。煩惱雖是由心所發，但也得由眼睛看到，耳朵聽到，嘴巴吃到，鼻子聞到，才會產生煩惱，否則，怎麼會發生煩惱呢？故煩惱也是自性。

那麼天魔是什麼呢？是你修行到了某個程度所產生的一種愛見悲。「天」是以我們修行的程度來說的，天有六種天，六種統整後只有五種而已，即地底天、地居天、住虛空天、遊虛空天、上方天。每一個天又由很多天組織而成。這是指我們在坐禪，到了某種程度的心所，那種心所會擾動你的慧命。你會認為我已經修得很好了，修得很清淨，很行了，便起了我慢；我慢生起便會認為天下沒有人比我更行，所以他能做為三界主。他的意識修到了三界主，他要下來做地獄的眾生，或要色界、無色界、欲界，都由他自由出入，他能作主，故名三界主。故三界主是指我們的心王，這心王成為我慢、愛見。此心王統理一切的心所，心所都由他來呼喚，他的權限極大，他大自在，因為他能妨害慧命故名魔。這是已入仙天的人，有修過行，故名天魔。天魔的觀念不正確，還在三界內，在三界內做主故名三界主。天魔、死魔、煩惱魔、病魔，這四種魔都障礙著我們。這四種障礙皆是因為法執和我見，若沒有這兩個，就沒有障礙了。

故要把這兩個統一成為平等性，然後他所看到的諸法都是平等的，他當體就能入到本性去。入到本性之後仍要照樣去工作，此本性即名涅槃。涅槃是歸元的狀態，是悟到了這個狀態。而宇宙本來就是涅槃的，然涅槃中卻有活動。我們若悟到了涅槃，認為要把心控制住，不讓它再活動，這樣便入無餘。但若想：我還要去救度眾生，留惑潤生，這樣就是有餘，但這樣也是住著。若我已悟道，與宇宙同等，我本來就應發揮潛能服務大家，不執著有或無功德，三輪體空，一切只是向著光明大道去行，光明就是本性。顯教只說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解脫門，真言宗則多一項光明解脫，變作四輪。他們是三輪體空，真言宗是四輪體空，且光明也無住著。無住著名無住處，即無住處涅槃。把三種涅槃統一起來，歸到本然理體，也就是本然理體自性涅槃。這不是無住、有餘、無餘，而是自性涅槃，自性本來如此的涅槃。自性涅槃

是依理看的，若以相來看，整個宇宙是一個多的一，互相交叉活動，參差交織，雖是一，但有無限多的活動存在其中。無限多的活動是別，整個宇宙是總。「總」名實相涅槃，「別」則分三種涅槃。我們於活動中不去執著便叫無住。這三種皆是依行者修行的功能所立的名詞。我們在說的涅槃論，是指悟道的人，他的心在活動時已是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。言語道斷不是不說話，而是看著自性，又不去執著自性是什麼樣子；不去執著自性是什麼然後跟你說法，他不執著自性所發生的是什麼。他的境界是：針插在輪的中心點；車輪的轉動如宇宙的活動，在中心點的針就如他是活的，並且在活動，他不只是看到某一個方向，故名無住處。那支針時時均在轉動，雖在動，但位置沒有移開故名不動。位置未移，寂然不動；不動而動，動而不動。針的最尖處於中心點在轉著法華。運用著我們的自性功能，在中心點轉動，此即是潛能。不管動與不動，吾人都得站在中心處而不住著，這種情形是無法可說的，無啥事，無方向，無高下，無長短，無黑紅青白，無話可說。所以說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

『亡不為無，雖無而有。存不為有，雖有而無。

雖有而無，故所謂非有。雖無而有，故所謂非無。

然則涅槃之道，果出有無之域，絕言象之徑，斷矣。』

這裡是重覆說的，你認為無的涅槃體，不能說是無，無物但能顯物。真如性本來有，是常住的，是常恆的恆沙功德。因為一智具五智，每五智又各有五智，五智再各分五智，每一五智粗分就有三十七智，一直分下去就有無限無量的智慧功能與無限無量的功德。一般人認為功德是指學佛或做善事之類，但有時殺人也是一種功德，也是自性功德。功德是指功能，功是作用，德是理德，所以好壞都是功德。我們認為功德是指好的，壞的就不是了，那是錯誤的教法束縛了我們的觀念，比如土匪來了，我們為了自衛殺掉他們，你說殺人是有罪的，但為什麼殺土匪這些人卻無罪呢？用在這裡，殺人甚至說成功德，還會受到獎賞。但若無故殺人，你就有罪了，還被抓去關，殺人就無功德了。故功德而無功德，無功德而功德，這是角度的不同。若說有卻是無，若說無卻是有，這都是人號稱的。真如本性也是一樣，「亡不為無，雖無而有。」無卻會顯出諸法。「存不為有」，存就是你的觀念、悟性，看到本性時的那個叫做存或照。在照時就不能看到有，有「有」就黏著了。是雖有而無，雖有物，但不能看做是有，因為性空故，其性體空。「雖有而無，故所謂非有。」諸法是因緣所生法，故生出來雖是有，但不是常住，故不是真實有。像戲中裝出關公並不是真關公。關公是過去的人，所演的是假的。但「雖無而有。」雖然關公已不在此，但裝出來就有了。但有也是無，若說無也不完全無，還是有啦。

你要明瞭中道義，心無繫著名中道。不住著好壞，無分別性名平等，平等名涅槃。平等就是智與理冥合。真言宗說西方屬法；法是諸法，教法是法，字是法，說話是法，顯出來的諸法都是法。東方屬精神，精神界、金剛界是屬東方。東方屬精神。西方屬法，法是理。理智冥合屬南方，故南方又叫不二。不二的果德即是理與精神凝結成的真如。真如要在北方用，北方即

將身口意三項活動拿出來用。故若說有，本來無。若說無，本來有。本來就有那個物，有那個功能。你若能明瞭涅槃道，你的心就不會繫著在有與無，會超出有無的界線，那時便無話可說，真如本性要怎麼說？不能摸，不能拿，亦無黑紅青白那要怎麼說？若以六大來說，六大是六大，七大八大也一樣，說了也不清楚。

所以我們現在以事來表理，用臆測，來分析、來判斷、來研究。所以我現在說的也不是真的，要你自己去想、去看到，才是真的。我說的是假的、是戲論。你要自己去想，想這個道理，自己想到的才是真的，自己去觀想的才是真的喔！你夢到觀世音菩薩對你說話，那是假的。因為你不能自主，是受人支配的。就像布袋戲中的木偶在說話動作一樣，是受人支配的。因為你在睡覺，在睡覺時就像布袋戲的木偶一樣。你會說夢話，或看到什麼，那都是假的，是別人支配的。你自己能觀想的，像現在，能想東想西，這是自己本性所想的。而煩惱即菩提，煩惱即菩提就是我會煩惱是我的菩提所生。你若看到了菩提就看到了本人，看到了本人就得到了法自在。不然便無話可說，無話可說叫「絕言象之徑」，此即無路，無朕兆。故西方無路，無路徑，無形象。我們明瞭了這個，便能懂得斷定。

『子乃云：聖人患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動莫先於有智。故絕智以淪虛。無乃乖神極，傷於玄旨者也。』

子是老子，老子當時是無為自然的教，是清淨無為的教。以佛教看來，這差不多是聲聞、緣覺，羅漢之類的境界，只是進入了空。他要解冰歸水，因為水才能喝，冰是固體便喝不下去，故就這個道理來譬喻。冰若不解成水，就如人被身體繫縛，人沒有死還有個身，就不能見道，故要解冰歸水。他們執著這個身，故非要解冰歸水不可，要將諸法滅掉才能看到本性。故他歎：吾之大患，為吾有身。既無此身，何患之有？因有此身故不能見道，故會苦歎，若無此身就不會苦歎。

你知道此身即是真如本性所現出的妙有，是無限莊嚴的一種世界，此身是無限莊嚴的！它是本性所變化的無盡莊嚴世界，故不能滅也不可滅。若滅了世間就不用蓋樓房，不用穿衣，不用插花，不用理髮，洗臉，洗澡，抹粉.....，都不用了。所以是應該要莊嚴的，要多加莊嚴的。但莊嚴是要莊嚴本性，不是去莊嚴外表的假相，不是要去莊嚴假的，是要莊嚴真的。莊嚴假的目的是要讓真的精神觀念更美麗，因為看見外表美麗就是你內心的美麗，看到醜的也正是你內心估計的醜。看到諸法好是你的心好，看到諸法不好就是你的心不好。如此，世界更能活躍起來，那就不用滅了。

這裡說聖人怕有身，要「滅身以歸無」才能看到本性。因軀體辛苦勞動，再加上精神作用，精神作用想東西又生起煩惱。故曰：「勞動莫先於有智」。「有智」是指精神作用，精神有作用才會有煩惱，所以也要把它歸於無，「故絕智以淪虛」。他們控制著精神不去活動，只是靜靜的坐著，像個木頭，精神上都不知道；他們拿火來燒身，拿刀來刺身，看痛不痛，不痛就叫「絕智以淪虛」。這樣正經否？絕智以淪虛又名無，無所留，這樣會變成無餘涅槃的，故「無乃乖乎神極，傷於玄旨者也。」這種的無，是完全與正道違背的，這不是正確的說法，已傷到了真正玄妙的道理，意趣已經歪了，那是不對的。此是指責外道或聲聞、緣覺、羅漢，他們不去發揮，只管坐禪，坐到非想非非想。他們絕智以淪虛，空無所空，所空亦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盡，全部皆無、無了一切，不在發生了。就像將炒熟的花生拿去種不會發芽一樣，這即是灰身滅智。灰身滅智是佛教嗎？不是，佛教不是這樣，佛教是對各種程度的人勸他們修不同程度的法，菩薩慢慢地教化他們，使他們發心，先讓他們在修到證到空時，此又稱為自證，自證之後再勸他們去化他，等福慧圓滿了才能成佛，不然就只能成為羅漢。

『經云：法身無象。應物而形。般若無知。對緣而照。』

此在般若經和華嚴經裡都有說。清淨法身不是有或沒有，法身於未成諸法之時是看不到的，未生出來叫做無。生出來後也看不到本性，只能看到表面的有。若說：「諸法是本性啦！煩惱也是本性啦！」這樣不對喔！煩惱是煩惱，本性是本性。煩惱是客塵，故不能說煩惱即菩提。是指煩惱的當體即是菩提。煩惱是客塵，是你錯覺的觀念，雖是本性所現，可是所顯的那個關公是你這個戲班子裝的。關公是「全妙」裝的，但關公不是「全妙」，「全妙」也不是關公，是暫時裝做的關公。但是若說是無，而「全妙」確實是在當關公。若說有，那是假裝的，他本來只是戲班子。所以在諸法還未顯現時，戲班子沒有關公不關公的形相，未顯現出來的法象徵法身。毘盧遮那法身是有嗎？有，若沒有就不能顯出諸法。你若說沒有，但竟能顯現這麼多的東西。但你若說有，卻又看不到，雖看不到，但顯出來的當體就是他。

過去我在開車時，下車後常把鑰匙放在車內，就把車門一關，慘了！請人來開，還要等半天，這是忘了拿出鑰匙的困擾。我們聽經到了這個程度，是不是應該有把鑰匙了呢？我們自己應該更清楚，我們自製籠子，自製監獄，是否自己隨時要帶著鑰匙呢？你進入籠中被自己鎖上，這也沒關係，而且上鎖後小偷進不去，很安全，但你進去時要記得帶進去，出來時鑰匙記得拿出來，那麼這個鑰匙，便是寶鑰，便是保障。鑰匙就是覺，覺我是如來的德性，並不是世間的諸法現象。一般人認為有的，只是妝扮出來假的，故不是你本來的面目，你本來的面目隱藏在裡面。雖然全體一性，但你仍要假戲真做，要將這齣戲演得好，演得精采，讓大家都愛看，這樣你妝扮出來的角色才有價值，不然，你此生的角色便失去價值。你要盡量把戲演好，鑰匙也要記得帶好，離開籠子時能打得開，這是最重要的。菩薩亦如是，他自己製造的，自己能夠打開，甚至任何眾生製造的鎖他都能夠開，因為他對所有的事物與煩惱纏縛的鎖都非常清楚，菩薩的這種智慧名薩般若或一切智智。有此一切智智的人，住在凡夫世間，別人認為很惡濁，他卻認為是淨土。他在世間活動遊戲是在濟世，這就是遊戲三昧。

『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。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。動若行雲。
止猶谷神。豈有心於彼此。情係於動靜者乎？』

雲在虛空中無住著，不停留，「動若行雲。止猶谷神。」止時像空虛的山谷，在谷中我們阿一聲，祂就阿一聲，我們安靜祂也安靜，打聲雷時祂也打聲雷，我們說什麼，祂就應什麼，這就虛谷的自然反應；你哭她應，你不動她不應；事來即應，事去不留。那麼個人自在了，那要住在哪裡呢？哪有一個我要住在的哪裡呢？沒有，你悟道後就沒有了。像靈魂一樣，不能住，你的靈要去哪裡？樹叢中？靈魂會附著樹叢嗎？不會的，過去的已過去，世間的一切皆是幻情，你不需要執取，只要來則應，去勿留就行了。這樣有感情嗎？有、大感情的感情。菩薩是甚談感情的，對世間眾生的感情最為深厚，情最大的人才能成就菩薩道，菩薩並非無情，情很博大但不被情迷，菩薩的感情達到圓滿時即是佛。

我們的感情就應是這樣，不可用到壞的地方，若交錯了朋友就像交了一條蛇，如果牠是一條蛇，你還要和牠談感情，或戲弄牠，牠就會咬你，咬了你你就得死，所以要談好的感情。說：「蛇！你不要出來，回到山裡去，你才不會被人打死！」但你不要再戲弄牠，牠是會咬你的。所以談感情不是這樣談的，要注意喔！因此你不可以演完了戲還拿把大刀去舞弄，說我是關雲長，把鬍鬚揮來揮去，那麼你就像瘋子了。你要知道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你就能悟到你的本性，你悟到本性你就是觀自在，你就進入了涅槃體。

成佛說難也真難，說快又很快，快慢在你的一心，發心即到。但發心卻發不出來，奇怪！嘴常說、心也常想，有時發心想，我應如是做，不過吃頓飯之後就忘了，甚至打個噴嚏之後就忘記了，連護法也跑到不死國去了，而我們還住在這個生死國裡。所以說簡單是很簡單，難也真為難，都在這一點上。修行的人，要有時間和毅力才有辦法。在修四度之前，真言行者要先悟到本性，若不悟本性就悟不到本來的面目，就像瞎子摸象卻不知象是什麼樣子。又像一隻螞蟻看一隻象，螞蟻的視線沒有那麼遠，看到象像一片山，

螞蟻在象身上爬像爬山一樣，牠要爬到別的山上才有辦法看過來，但螞蟻若爬到別處再看過來，牠的視線又看不到那麼遠了，牠只有三次元的境界，若太靠近卻又只是二次元，祇看成平平的，就看不到高度了，何況是不知名四次元的神秘世界。

然而四次元的世界不一定是修行人才能看到的，這是一種他力，要鬼神附在我們的身才能看到四次元的世界，四次元的事情是未來世間要發生的事情，並不是佛菩薩心裡面的事情。譬如某個人去廟裡面拜拜，聽人講廟裡的神如千里眼能看到千里以外，順風耳能聽到千里以外，他就很欣羨，想：我能看到千里外有多好！便求：「菩薩！你能看到千里外的事，未來過去也能看到，若能使我看到，那真是感恩不盡。」恰巧鬼神附在神像的身上與你的頻率符合，跟你有緣，他就附到了你的身上，附在你的身上你就成為雙重人格了。當你附了另一個人的眼，你就換了眼，就不是你的眼睛，就變成了陰眼，一般人稱為靈眼，事實上或現象上的世界就被埋沒掉了，變成了未來的世界。此時，他與某個人的氛圍氣符合時，並且隨他感動，他便看到：「哎唷！你騎車會出車禍，並且會被車撞死！」忽然間他醒過來，說：「某人你不能出去。」但別人不會信。他硬叫他不要出去，但別人不相信的說：「你是瘋子！」「你若出去會被車撞死。」那就是鬼眼、陰眼，一般叫做靈眼，那是鬼神附身才能看見的。過了之後，又變成正常的人，他又看不到了。他碰到那種氛圍氣，那種氣數的人鬼眼就會發生，若碰不到便不會發生，就像是乩童或靈眼，機緣成熟就會發生那種事情。

然而修行的人，例如靈體開顯，是想要得到那個境界就要去觀，觀想才能得到，不是恰好碰到就能顯現的，那不是他力的指使。佛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我們在無意中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理，只是諸法過程中的一個數。那個人會被撞上，是那個人的理數，這是世間上的事，是現象上的事，其實他看的還不夠遠。但是修行人所看到的就不只是這樣了，一個人的修行度數是以他的心理度數來衡量的。像鹽的鹹度，酒的酒精度，醋的酸度，那個度數；人的修行也要看他的程度，他是八地、九地或是十地、十一地、十

二地。八地的人能夠看到七地以下，十地的人能看到九地以下，十二地的人能看到十一地以下，所以各人的心理變動佛都能看得出來。那都是用自力顯現所看到的，並不是無意中看到的，是自己要看便能看，這才是真的。例如我們在觀想，觀想菩薩如此莊嚴，這種觀想出來的像就是真的，用意所觀才是真的，若是無意中看到的則是假的，不能信。因為觀出來的莊嚴就是你內心的莊嚴；你的心去想，你的心當體就是那個像。你的心，若無那個形，那個形就不能從你的觀感中生。所以當你想出來在你的對面的形，完全是你心想的。你想出的菩薩是如此，你本身也就是如此；你能想出菩薩生得莊嚴，你本身就能生得莊嚴；你生得莊嚴即能成佛。你想你已經成佛，自己與佛一樣，彼此是一，不二，自他不二。這個不二的境界中心點才是真的靈眼。靈是一種能力，像是一種門檻，中國人說是玄關，即是出入的地方。此出入的地方，邪正就在那裡辨別。

所以我們不要有好奇心，好奇心則會被別的東西惹到，被惹到就有種種的麻煩上身。當初還認為很好，到後來就麻煩重重了，他會不停找你的麻煩，你遇到這個就沖上這個，遇到那個就沖上那個；你看到一個人被車輾爛，看到了恐怖，晚上也做那個夢，所以盡量不要有這樣的陰陽眼比較好。如果想利用陰陽眼來賺錢，對自己並不利，因為那是被人侵入的，像自己的家被別人侵入了。所以我們要瞭解。你是否有被人侵入你自己知道。有些人認為有這種能力是很偉大的，但這不是偉大而是可憐、悲哀，故必須要放棄，可是那種人要放棄也困難；有這種能力的人，他的家庭常常會發生不幸，也不會富有，不幸的事常會發生。如果是正信的佛教徒不會去追求這些。

所以我們若要知道本來面目就不要被別人左右，要看到自己的本性。在我們行住坐臥中，在生活的經驗中，我們是否已證入那個境界？自己能夠考慮出一個答案了。第一要學的是：考慮你修行的度數，如果有這種程度的話，不論什麼好事與壞事來，你的心都不會生起恐怖或歡喜，如此如此啦。自己的事猶如別人的事，別人的事猶如自己的事，沒有分別。好事來了或有很多錢也沒什麼好歡喜，錢掉了也沒什麼好煩惱，我們是否能如此？若看到

親人就歡迎，看到不親的人就感到不舒服，我們自己都知道呀！我們若能於自他、沒有分別性，那麼你就已入到了平等性智，入到平等性智福氣就能聚集了，因為此屬南方的寶藏部，一切的寶都在這裡，入到了空，空不空如來藏，入到了如來藏性，如來藏性在發揮，你想發揮到那裡就能發揮到那裡，到處都能進入，那麼如來藏要如何保持？要不停地看著、拿著。為什麼要拿著？如來藏性就是涅槃性，住於無住的住處，住在那個無住的位，住在無家的家。「你要去那裡？」「我要去那個不知名的地方。」沒有目的的地方，沒有目的的地方在那？就在這裡！因為沒有目的，那裡還有要去的地方？沒有目標地方就是自己的地方；你若要去西方，你就往西方一直去，你的目的是西方，你的住處在西方，你就往西方去。但你若連東西南北都沒有了，沒有了大目標與小目標的住處，那麼你就住在現此時的心。因為目標都沒有了，沒有了那要住在那裡？住在這裡！這是無住處的住處，住在無住之處。

當他修行到某個程度，很多困難他都能迎刃而解，如庖丁解牛，因為他很熟練了。他的刀不會切到骨頭，為何不會切到骨？因為他對骨、筋絡與肉的路線都很清楚，他閉著眼睛一直切下去，刀不會碰到骨，所以刀不會鈍，磨一次就夠了。所以能迎刃而解，遇到什麼困難都能順利通過，隨時覺知，馬上解決，隨時能判斷，這就是「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。」他的情緒不會被煩惱控制，所以他的心理像浮雲在飄動，所以「動若行雲」將精神止住時，很像空谷，你一喊就有反應，不喊就靜靜地，連一隻蟲鳴也能聽到回音，一隻鳥叫也有回音，所以「止猶谷神。」所以我們若把社會當作山谷，在裡面坐，在裡面休息，在裡面走，在裡面住，就能在這麼亂的社會裡，聽到鳥和蟲的叫聲，而且我們的精神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，那個境界在哪裡呢？那個境界就是涅槃體。涅槃像桌上的壺，我們能隨時提著。

『既無心於動靜，亦無象於去來，去來不以象，
故無器而不行，動靜不以心，故無感而不應。』

『然則心生於有心，象出於有象。』

既然無心，無心即是不執著，該做的事情就一直做。像田裡插秧或播種的人，一邊插一邊退，不去想插了多少，播種了多少，就只顧著一株一株的插，他是否在注意著？他不需注意，但他插得一樣很直，因為他很熟練了，所以說「去來不以象」，有去有來，精神卻不執著，能作即作，當應即應，不應就不應，精神置於無住之處，那並不是無神經，無痛癢，要這樣才能應他而做事。此等功能，即是法界體性智裡的四智，每個人都有四智，四智再各領四智，以中央和四方來象徵。四面再加四隅就變成八方，八方像八卦，一卦生八卦，八八六十四，每一卦再六爻，三百八十四爻，一直生，生到無限的數字，無限的數字就是象，象收回來就是五智，五智歸在一，一裡面是空。無相即有相，有相收來即無相，有相的源頭是無相無相相，無相相有原理卻無形體，無形體的形體是由因緣組合的。所以世間一切的事物，無相是出於有相，有相是出於無相，因為世間的看法，有相變成了無有，組織被分開了，有變成沒有了，這是世間法，是數。桌子組織再破壞掉，由四支柱子及木板經由組織而成桌，現在拆開，又歸於數，數字的數；人的名字也是數字組成的。四支柱子中若有一支不好，這桌子便會先從這不好的木材壞掉，這桌子少了一支腳，就不成形了。人的八字四柱也是一樣，到了某個時間，遇到了那個數，不應發生的事卻會發生。

數變相，相歸數，數歸理。所以世間的事相就是有變成無。我們的看法是，那個無就是有被滅了。相對的，有就是無生出來的。此桌子雖是無，然無之前卻有木材，無中有「有」，「有」組織後假名為桌子。桌子壞了，桌子的假名也壞了，只剩材料了，材料燒一燒便歸到宇宙的理，變無而無卻又是有，若只是無，當初就不會生出那棵樹。所以無即空性，空性即涅槃性，身體一樣是涅槃性生出來的。像過去的比喻，冰是由水變成，水蒸氣又能變

成水，那麼水就有數了，有粒子了。水蒸氣混合在空中你看不到，摸不到，摸不到的東西凝結後卻能成水，水就是有數了。再用三角、四角或圓的容器裝著水，冰起來，水就成了三角、四角或圓的冰塊，此就是有相，數與無的理；理生出這些東西，這些東西反歸於理。所以世間人來看，只能看到生出來與消滅而已，而涅槃體是看到水蒸氣的源頭，空不空，確實是不空，並且還是無間，沒有一絲空隙，充滿虛空，充滿時空。充滿時空的此種力量是一種氣體，一種能力，此種能力就是涅槃體。也是能生出諸法的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生成了我們的身，我們就直接將他肯定起來，這就是我們本宗的看法了。故不是只看到身體上的形體只是本性而已，並且還要看到裡面的性所生出來的現象。

比方你裝成關公，此關公的當體就是戲班子變的，可是關公是關公，戲班子是戲班子。所以煩惱即是菩提，菩提不是煩惱，雖然同是一個所變，然而角度不同，所以不能錯認。故應時時刻刻心無所住的看著涅槃體的純真，那麼就是這本書 - 亦是禪宗的一道清淨心，只是看著涅槃體而已。看著這個涅槃體，並要時時住此涅槃體的話，就要坐禪，坐禪坐到靜、靜、靜時，被蚊子叮到時就知道，那個知覺就是本性。若知道被叮就要買滅蚊水，要去左營買；噴了藥水有臭味，屋內臭臭的.....。那麼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妄想、煩惱。應該是知道就知道了，不要再去想，這即是涅槃體。涅槃體有作用否？有，只是知道。知道後悟道，叫入流，入聖流，緣覺、聲聞即是入聖流。入聖流，明瞭了，有用嗎？沒用。而是要善用這個身體，因為理已成為身體了，如原料已經組織成桌子了，這個桌子就應盡量發揮出桌子的效用，當桌子的氣數盡了，壞了為止，不需留戀，它自己會壞，只要盡量善用其材。我們既已出生為人，是宇宙的本性所變現出的戲班子，而你的事業與形體就是你扮演的角色，你要知道你是戲班子，並盡量去演好這個角色，知道桌子是無常的，就應盡量善用此桌。它有很多的用途，可放書、寫字、放茶杯，功能很多，盡量發揮它的功能，在世間活用，此即是我們本宗的主旨。

我們事先就要知道這個原理，不要等扮演戲中的角色後，還不知道自己是戲班子，所以戲演完後要洗洗臉，恢復你本來的面目。我們到死亡時也就是這場戲演完了。這齣戲結束，還不曉得自己只是演員，問題就大了，甚至還把大刀拿到街上亂揮，認為我還是關雲長，那就是個瘋子了，那就是迷的眾生。所以你在人生的舞台上要盡量去發揮你的功能，但是你本身要覺悟。照常去做，與別人一樣的工作，但這時你覺悟的與別人覺悟的不一樣，這即是自內證。當你知道這個道理並去工作，自己會知道，這便是真言宗的自受法樂。令他人去做自己也感覺滿意叫做他受法樂，此即自證兼化他，別人好我也好。因為眾人都是大日如來的本體，故名同體。天地與我為一，萬物與我同根，同是一個一的內容，像許多種籽同時裝在一個瓶子裡，像是一家人，每個人都很重要。

人的組織不是像個蛋，因為臉上有鼻耳嘴眼睛，又有四肢、手指及五臟六腑，各有各的機關，各有各的功能，組織起來才像一個人，人雖是一，但要有完整的器官，這即是多。一個人的裡面有多，但不是整個的器官熔在一起像一個圓圓的蛋，不是的。所以顯教便不知道真如本性是多功能的一，那不是凝然不作一法的，不是像個石頭或蛋，不是那樣的一。這許多合成的一，是多即一的一，多即一的一是互相關連的，故名同體，同在一個地方呼吸與生活。因為同體故非去救人不可。身上的手受傷要敷藥治療，不可缺少它，缺了它就不圓滿，所以是互相關係著。有你沒有我不可以，有我沒你也不可以，故有我也要有你。大石要小石來支撐，互相有著連帶的關係，故要相互照顧，這才叫同體大悲。要盡量瞭解此理，並發揮你的同體大悲去救度眾生，在你的人生舞台將戲演完，那就是所做已辦了，就算死了也就沒了煩惱。只要你平時在做或用此觀念就等於是在做了，不是要特別去找工作做，是遇到就做，刻意去找工作就沒事可做。

譬如我有一千萬，想要布施。為了想被總統表揚我是好人好事，故把一千萬帶著去全省到處做好事。來到台東，有一座橋要修補，費用要三千萬，我身上錢不夠，不能做。往前走又有一座小橋要修，費用只要二三千元，二

三千數目太小我也不做，因為我要做一千萬的事，這一千萬走完全島還沒花掉，卻又拿回家，因為沒適合你做的，所以又拿回家。錢應是拿去與大家共同運用的，不論多或少，要有這個觀念。但你有住處，一定要做一千萬的工作，一千萬到那裡都不合適做，所以人應是無住處的。做功德也一樣，遇到了就去做，不要刻意去找，刻意去找就變成執著，你找功德即是住著，「住相布施升天福。」那只是有限的功能，你的福氣有數故不能達到體空，心如虛空福如虛空，確實是如此。虛空出萬寶，我們的心與宇宙一樣空了還怕沒有寶貝？一定有，故自己先要肯定起來。涅槃就像這桌上的壺，要時時的提住，時時刻刻住在無住之處去生活，你就能證到涅槃體了。

『象非我出，故金石流而不焦。心非我生，故日用而不動。
 紘紘自彼。於我何為？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。形充八極而無患。
 益不可盈。損不可虧。寧復痾癘中達。壽極雙樹。靈竭天棺。
 體盡焚燎者哉。』

這不是我自己去創造的，而是大日如來的功能。不是釋迦佛在雙林樹下過世叫寂滅，寂滅又名涅槃，寂滅是指悟道，當你悟道就是涅槃，不是裝進棺具裡去燒才叫涅槃，涅槃的當時等於生，也等於死。迷的凡夫世界是死，悟的人世界名生。涅槃並非死，只是說明這個心。這個心若悟到了性，就能生出另外一個覺的世界，過去迷的世界就死了，生死的世界在此，所以生與死只是觀念的變化，故並沒有生死可說。若沒了生死，兩頭就俱絕。因為我們悟到的只是世間的數，活到六七十歲了，快要死了，死了就悲哀的哭泣，這些全是世俗的事，世俗之事故不用計較。修佛道與修仙道的人都一樣，比較不會計較這些，什麼時候死都無所謂，不能開悟才最煩惱，若開悟了你就自由了，什麼時候死都不要緊，什麼時候都是涅槃體，沒生死可言，在精神上沒有生死的範圍。就因為自己不知是戲班子，死了還在演戲。若你當時演的角色是閻羅王，你死後也就做閻羅王，活時演小鬼，死後則做小鬼，你在社會做小偷被關在監獄裡，死後也就被關在牢獄裡，沒有改造故。你若在社會做好事，受人尊重，受中央頒獎，你的心應無住著，你若住著，你就不能進入涅槃性。到死後還要受人頒獎；這也是很好的境界，這個好的境界，以佛教來看，來判，即是帶業往生，淨土法門。所以你把心的境界製造好，來契合，最起碼你還能帶業往生，這個是絕對可以保證的。

我們若都沒修，不過偶而讀了幾本像六祖壇經、金剛經、維摩詰經，之後：「佛祖是偶像，不用拜。」此時刻是危險時機，是要你退道，不是要你進步，是要你墮落的時候。要知道喔！不要以為你讀很多經書，自以為很了不起，到最後你還是要拜佛的，因為器器皆金呀！無論是一張紙，一塊石頭或木頭，這都是六大所成的，木頭刻成大日如來你就去拜，這是因為木頭

有妝扮未妝扮而已，難道是那塊木材的性有躲著某個神明？不是，藏在裡面的是你的心創造的。雕刻佛像的師父的心為何能雕刻出那尊佛像來？那是他心中的表現。以理來看，任何現象皆是六大，但你不拜白紙，畫出佛像來你就拜；你不拜木材，刻好佛像你就要拜；這就是我們無法透視理。一塊木頭一尺高，我們就做了一尺高的佛。另一個師父說這塊木頭上面做成一尊佛，下面做成一隻獅子，這樣就變成一尊佛和一隻獅子。另一個卻說，不好啦！要把這木頭充分的利用才行，就把這木頭刻成了一百尊的佛，甚至變成一千尊，一萬尊，無量無邊。這都出自哪？出自心。所以心本有一切智，有薩般若，有一切智智。瞭解了，再由你的一切智智去做事，你便直證成所作智了，這也是最重要的。經論說得天花亂墜，都是在說這個，能把握住就沒別的問題了。這個無形的東西是要用心去把握、去悟的，不是用繩子去綁的，是用我們的心，以金剛索去縛住它的。

我們的心等於虛空，修行過四度的人都曉得，有廣金剛和歛金剛，把心擴大出去再縮小變袖裡乾坤，不論什麼天龍八部都能收入到心裡面，威力實在大。但我們卻不知有這麼多的功能，任何鬼神都跑不出這個範圍。我們觀想自身與宇宙一樣大，你觀想你與宇宙同一體，天龍八部、鬼、神、六道眾生，都匯納在你的心中，就「三界匯納在一心」。我們有那麼大的功能要善用之！要在行住坐臥中把握此涅槃體，在工作中把握住涅槃體你才能自由。若你不懂水性怎麼能下水，跳下水會滅頂的。但不要緊！你可先在岸邊練習，等到知道水性再放手，這就是漸門，不是頓門。頓門大根器人下水就不要緊。會抽筋的人不能下水，什麼是抽筋，抽筋即是執著心。要知道，成道說簡單很簡單，但也要有福氣，沒福氣是不能得道的。學真觀念也是要有福氣，我們不是路邊賣藥的王祿（江湖郎中）隨便說一說的，大家要勉力為之！